

《为荒野而作的赞美诗》

[\[开始阅读\]](#)

[\[目录\]](#)

[关于作者](#)

[\[版权页\]](#)

感谢您购买这本

Tom Doherty Associates电子书。

要接收特别优惠、额外内容以及新书发布和其他精彩阅读的信息，请注册我们的新闻通讯。

Sign Up

Sign Up

或在线访问我们

us.macmillan.com/newslettersignup

要获取作者的电子邮件更新，请点击[这里](#)。

作者和出版商为您提供的这本电子书没有应用数字版权管理软件(DRM)，以便您可以在个人设备上享受阅读。这本电子书仅供您个人使用。您不得打印或发布这本电子书，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这本电子书。除了在您的个人设备上阅读之外，您不得复制、转载或上传这本电子书。

**侵犯版权是违法的。如果您认为您正在阅读的这本电子书的副本侵犯了作者的版权，请通知出版商：
us.macmillanusa.com/piracy。**

献给所有需要休息的人。

如果你向六位不同的修士提出机器人意识属于哪个神圣领域的问题，你会得到七个不同的答案。

最受欢迎的回答——无论在神职人员还是普通公众中——是这显然属于查尔的领域。如果不是构造之神(Chal)，机器人还能属于谁呢？有人会进一步论证说，因为机器人最初是为制造业而创造的，所以更应如此。虽然历史对工厂时代的评价并不友善，但我们无法将机器人与它们的起源分离开来。我们制造了能够制造其他构造物的构造物。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纯粹地体现查尔呢？

别急，生态派(Ecologists)会说。觉醒(Awakening)的最终结果，毕竟是机器人离开了工厂，前往荒野。你只需看看机器人选出的发言人地板-AB #921在拒绝加入人类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时所做的声明：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人类设计的生活，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工作，再到我们栖身的建筑。我们感谢你们不强迫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对你们的邀请并无不敬之意，但我们希望完全离开你们的城市，以便观察那些没有设计的事物——未经触碰的荒野。

从生态派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博什(Bosh)的印记。虽然循环之神(Bosh)赐福于无机物有些不同寻常，但机器人渴望体验我们翠绿月球上原始、未受干扰的生态系统，这必定来自某处。

对于宇宙派(Cosmites)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查尔。按照他们教派的信念，辛勤劳动等同于善良，而工具的目的是增强一个人自身的体力或脑力，而不是完全卸下一个人的工作。他们会提醒你，机器人在最初部署时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倾向，最初是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补充，而不是它们后来成为的完全替代品。宇宙派认为，当这种平衡转移时，当采掘工厂一天二十小时都保持开放，却没有一双人类的手在其中工作——尽管那些手迫切需要找到某种、任何一种工作——查尔进行了干预。我们把构造物滥用到了它正在杀死我们的地步。简单来说，查尔把我们的玩具拿走了。

或者，生态派会反驳说，博什在我们让潘加(Panga)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之前恢复了平衡。

或者，魅力派(Charismists)会插话说，两者都有责任，我们应该将此视为查尔是博什最喜爱的子神(Child Gods)的证据(这会让整个对话跑题，因为魅力派边缘信仰认为神是有意识和情感的，其方式类似于人类，这是激怒其他教派成员的最好方法)。

或者，本质派(Essentialists)会从房间另一头疲惫地补充说，我们根本无法就此达成一致的事实，看似不比袖珍电脑复杂多少的机器突然觉醒了，其原因无论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人能够确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止争论，把整件事直接放在萨玛法(Samafar)的比喻性脚下。

就我而言，无论机器人意识起源于哪个领域，我相信将这个问题留给奥秘之神(Samafar)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毕竟，如离别承诺(Parting Promise)所保证的那样，人类与长期缺席的机器人没有任何接触。我们无法询问他们对整件事的看法。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吉尔修士(Brother Gil)，从边缘：工厂时代和早期过渡时代的灵性回顾

有时候，一个人会走到人生中的某个节点，离开这座城市变得绝对必要。无论你是否像修士Dex那样，把整个成年生活都花在了城市里，这都无关紧要。无论这座城市是否是个好城市——就像Panga星球上唯一的这座城市那样——这也无关紧要。无论你的朋友是否都在那里，以及那些你热爱的每一栋建筑、每一个你熟知其最佳隐秘角落的公园、每一条你的双脚无需查看方向就能本能跟随的街道，这些都无关紧要。这座城市确实很美。一座以曲线、光泽和彩色光芒为特色的高耸建筑庆典，由高架轨道线和平滑人行道编织成连接的网络，每个阳台和中央分隔带上都茂盛地垂落着叶片，每一次吸入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烹饪香料、新鲜花蜜、在纯净空气中晾晒的衣物的香气。这座城市是个健康的地方，一个繁荣的地方。一个永不停歇的和谐之地，充满着制作、行动、生长、尝试、欢笑、奔跑、生活。

修士Dex对此感到如此厌倦。

离开的冲动始于对蟋蟀鸣叫的念想。Dex无法确定这种喜好从何而来。也许是他们看过的某部电影，或某个博物馆展览。某个穿插着自然声音的多媒体艺术展，或许。他们从未生活在有蟋蟀鸣叫的地方，但一旦他们意识到城市的声景中缺少了这个，就再也无法忽视。他们在打理草甸修道院的屋顶花园时注意到了这一点，那是他们的职业。如果这里有些蟋蟀就更好了，他们在耙地和除草时想。哦，这里有很多虫子——大量的蝴蝶、蜘蛛和甲虫，都是快乐的小型伴人生物，它们的祖先曾决定这座城市比边界墙外的混乱田野更可取。但这些生物都不鸣叫。它们都不歌唱。它们是城市昆虫，因此，按Dex的估计，是不够格的。

这种缺失在夜晚持续着，当Dex蜷缩在宿舍柔软的被子下时。我打赌听着蟋蟀声入睡一定很美好，他们想。过去，修道院的就寝钟声总能让他们立刻入睡，但这曾经抚慰人心的金属嗡鸣现在感觉沉闷而嘈杂——不像蟋蟀那样甜美而高亢。

这种缺失在白天也很明显，当Dex骑着他们的牛式自行车去蚯蚓农场、种子图书馆或一天中去的任何其他地方时。是的，有音乐，是的，有带着旋律性意见的鸟儿，但也有单轨列车的电子嗖嗖声，阳台风力涡轮机的呼呼声，人们无休止的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喋喋不休的喧嚣。

不久之后，Dex不再只是对遥远昆虫怀有简单的奇特幻想。这种渴望已经蔓延到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当他们抬头看摩天大楼时，他们不再惊叹于它们的高度，而是对它们的密度感到绝望——无尽的人类堆叠，挤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覆盖着工程酪蛋白框架的藤蔓可以彼此交织卷须。城市内那种强烈的束缚感变得无法忍受。Dex想要居住在一个不是向上而是向外延展的地方。

早春的一天，Dex穿上了他们教派传统的红色和棕色服装，九年来第一次绕过了厨房，走进了管理者的办公室。

“我要改变我的职业，”修士Dex说。“我要去村庄做茶道服务。”

正在把一片金黄色的吐司涂满果酱的玛拉修女停住了勺子，眨了眨眼。“这相当突然。”

“对你来说，”Dex说。“对我不是。”

“好的，”玛拉修女说，因为她作为管理者的职责只是监督，而不是发号施令。这是一座现代修道院，不是那种像过渡前时代旧教士那样被规则锁死的等级制度。如果玛拉修女知道共享屋檐下的修士们的情况，她的工作就完成了。“你需要学徒期吗？”

“不，”Dex说。正式学习有其意义，但他们以前做过，边做边学也是同样有效的途径。“我想自学。”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Dex把手插进口袋。“我不知道，”他们如实说。“这只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玛拉修女脸上惊讶的表情持续着，但Dex的回答不是任何修士可以或会反驳的那种陈述。她咬了一口吐司，细细品味，然后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对话上。“嗯，呃……你需要找人接手你目前的职责。”

“当然。”

“你需要物资。”

“我会处理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为你举办一个送别派对。”

Dex对最后这一项感到尴尬，但他们微笑了。“好的，”他们说，为未来某个晚上成为关注焦点做好了心理准备。

最终，派对很不错。如果Dex诚实的话，那很美好。有拥抱、泪水和太多的酒，正如这种场合所需。有几个时刻，Dex怀疑他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他们向艾弗里修女道别，从学徒时代起他们就一起工作。他们向谢伊修士道别，后者以标志性的方式放声大哭。他们向巴斯金修士道别，这尤其艰难。Dex和巴斯金曾经是恋人，虽然现在不是了，但感情依然存在。在那些告别中，Dex的心蜷缩起来，大声抗议，说还不晚，他们不必这样做。他们不必离开。

蟋蟀，他们想，抗议消失了。

第二天，修士德克斯收拾好装着衣物和日用品的行李袋，以及一个装着种子和插条的小板条箱。他们给父母发了条消息，告知今天就是出发的日子，路上信号可能不太可靠。他们整理好床铺，留给下一个入住的人。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解酒早餐，分发了最后一轮拥抱。

就这样，他们走出了草甸窝。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在其他任何日子，穿过一扇门这个动作对德克斯来说，就像迈步行走一样不值一提。但永远离开一个地方却有种庄重感，一种深刻的巨变感。德克斯转过身，背着行李袋，一只胳膊夹着板条箱。他们抬头看着圣童神阿拉莱的壁画，那是他们的神，小小慰藉之神，以夏日大熊为象征。德克斯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熊形吊坠，想起威利修士把它送给他们的那一天——当时他们原来的那个在洗衣时丢了。德克斯深吸一口气，有些颤抖，然后走开，每一步都坚定而稳重。

...

马车在半月蜂巢修道院等着他们，那里靠近城市边缘。德克斯穿过拱门来到神圣工坊，在一群海绿色工作服中，他们身着红褐色衣服，显得格外孤单。城市的喧嚣与这里的骚动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是一曲以台锯、电焊火花、3D打印机用彩色果胶编织护身符为形式的神圣颂歌。德克斯以前从未见过他们的联系人芬恩修女，但她用家人般的拥抱迎接他们，身上散发着锯末和蜂蜡抛光剂的气味。

“来看看你的新家吧，”她自信地微笑着说。

正如订制的那样，这是一辆牛拉自行车车厢：双层、粗轮胎、为冒险做好了准备。一个兼具实用性和吸引力美学的物品。车厢外部装饰着壁画，其图案毫无疑问是修道院风格的。上面画着硕大的阿拉莱之熊，在花田中吃得饱饱的，悠然自得。所有神圣六神的标志都画在车厢后端，还有一句改编自《启示录》的话，任何庞岗人都能理解。

找到力量去兼顾二者。

车厢的每一层都有俏皮排列的圆形窗户，外加鼓起的外部灯具，用于较暗的时段。车顶覆盖着闪亮的热电涂层，一侧还快活地固定着一个小型风力涡轮机。芬恩修女解释说，这些是墙内隐藏的石墨烯电池层的伙伴，为各种电子舒适设施提供电力。车厢两侧，各种各样的设备挂在坚固的架子上——储物箱、工具箱，以及任何不怕雨淋的东西。淡水箱和灰水过滤器都紧贴着车厢底部，它们复杂的内部结构藏在浮筒般的外壳后面。还有储物板和滑动抽屉，所有这些都可以展开，转眼就能变出一个厨房和一个野营淋浴间。

德克斯从唯一的门进入这个装置,当他们这样做时,脖子上一个他们之前没意识到的结块松开了。查尔的门徒为他们建造了一个小小的圣所,一个移动洞穴,恳求德克斯进来静一静。内部木材涂了漆但没有上色,因此可以充分欣赏回收雪松温暖的红晕。照明板以卷曲的波浪形嵌入,让这个隐秘空间沐浴在烛光般的光晕中。德克斯用手抚摸着墙壁,几乎不敢相信这东西是他们的。

“上去吧,”芬恩修女哄劝道,靠在门口,眼中闪烁着光芒。

德克斯爬上小梯子来到二层。当他们看到那张床时,关于脖子结块的所有记忆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床单是奶油色的,枕头很多,毯子像拥抱一样厚重。看起来极易陷进去,同样也很难爬出来。

“我们用灰修士的《论床》作为参考,”芬恩修女说。“我们做得怎么样?”

德克斯修士带着平静的崇敬抚摸着枕头。“完美,”他们说。

...

每个人都知道茶僧做什么,所以德克斯对开始工作并不太担心。茶道服务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人们带着问题来到车厢,带着一杯新泡的茶离开。德克斯像每个人一样,曾多次在茶室里寻求慰藉,他们也读过很多关于这一实践的具体细节的书。关于这一古老传统,已经洋洋洒洒地写了无数电子墨水,但所有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倾听人们的烦恼,给他们茶*。再简单不过了。当然,如果能在草甸窝的茶室跟着威尔修士和莱拉修女见习几次会更容易——而且一旦德克斯即将离开的消息传开后,他们两人都提出了这个建议——但不知为何,这个行动方案就是不符合德克斯正在做的整个.....不管是什么东西。他们必须独自完成这件事。

当他们开始第一次服务时,还没有离开城市,但他们已经在火花区了,这是一个远离他们熟悉地盘的边缘区域。这是一小步,跳水前先试试水温。草甸窝的兄弟姐妹们提出要来支持,但德克斯想独自完成。在村庄里就是这样的。德克斯需要习惯在没有熟悉面孔作为依靠的情况下做这件事。

Dex为这一天准备了一些东西:一张折叠桌、一块红布盖在上面、各式各样的杯子、六罐茶叶,还有一个巨大的电热水壶。水壶是最重要的,Dex对找到的这个很满意。它圆润可爱,镀着铜色,两侧都有圆形玻璃窗,这样你就能看到沸腾的气泡跳舞。它配有一个卷起式太阳能垫,Dex小心翼翼地把它铺在加热板旁边。

但当他们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布置时,那些从市场上收集来时看起来很不错的物品现在显得有些普通。桌子太大了,上面的东西太少了。Dex咬着嘴唇,想起了家乡的茶室——不,不是家了,不再是了——那里有编织的芳香草本花环和闪烁的灯笼,它们白天吸收着阳光。

Dex摇了摇头。他们是在不自信。就算他们的桌子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又怎样?这是第一次。人们会理解的。

然而,人们并没有来。Dex在桌子后面坐了几个小时,双手交叉放在杯子和水壶之间的空隙里。他们努力显得轻松和亲切,抵御着开始在脸上游走的无聊感。他们重新排列杯子,抚平太阳能垫,假装忙着量茶叶。毕竟街上是有人,步行或骑车来来往往。有时,一个好奇的目光会投向Dex,Dex总是报以欢迎的微笑,但回应总是另一种微笑,那种说着*谢谢,但今天不用的微笑*。没关系,Dex对自己说,未使用的茶叶罐悲伤地回望着他们。仅仅提供服务就足够了——

有人走过来了。

Dex坐直了。“你好！”他们说，语气有点太热情了。“今天有什么心事吗？”

来人是一个拎着工作包的女人，看起来好像没睡觉。“我的猫昨晚死了，”她说道，随即哭了起来。

Dex胃里一沉，意识到自己正站在读到过如何做某事和真正做这件事之间的巨大鸿沟的错误一边。直到前一天，他们还是一个园艺僧侣，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对修道院访客的安慰表达形式是一株健康的狐掌藤爬上格架，或是一朵精心修剪的盛开玫瑰。这是通过环境而非语言表达的交流。Dex实际上还不是一个茶僧。他们只是一个坐在桌子旁边有一堆杯子的人。那辆车、水壶、红色和棕色、他们明显早过了学徒年龄的事实——所有这些都传达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不知道。

Dex尽力显得富有同情心，这是他们想成为的样子，而不是迷茫，那才是他们的真实状态。“我很遗憾，”他们说。他们努力回忆花了几个小时阅读的书面建议，但不仅具体内容蒸发了，他们的基本词汇也消失了。知道人们会向你倾诉烦恼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一个活生生的陌生人站在你面前，以痛哭流涕作为开场白，并且知道你——你——有责任让这一切变好，则是另一回事。“那真的……很难过，”Dex说。他们听到了这些话，听到了语气，听到了这个组合是多么可悲。他们试图找一些明智的话说，一些有见地的话，但从嘴里掉出来的只有：“他是只好猫吗？”

女人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我和我伴侣在他还是小猫的时候就养了他。我们想要孩子，但没成功，所以我们养了Flip，而且——他真的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了。二十年里人会变化很多，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才认识，我觉得我们不会对彼此有任何兴趣。我们已经一年没做爱了。我们都和别人睡觉，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段关系。习惯吧，我想。我们在同一间公寓住了这么久。你知道的，你知道家在哪里，你的东西都在哪里，重新开始太可怕了。但Flip是……我不知道，是——是我们仍在共享生活的最后幻觉。”她擤了擤鼻子。“现在他走了，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们完了。”

Dex的计划是试试水。结果他们要淹死了。他们眨了眨眼，吸了口气，伸手去拿杯子。“哇，”他们说。“那真是……听起来很复杂。”他们清了清嗓子，拿起一罐含有锦葵花(mallowdrop)混合茶的罐子。“这个对压力很有效，所以，嗯……你想要这个吗？”

女人又擤了一次鼻子。“里面有海莓(seaberry)吗？”

“呃……”Dex把罐子翻过来看配料表。“有。”

女人摇了摇头。“我对海莓过敏。”

“哦。”Dex把其他罐子翻过来。海莓，海莓，海莓。糟糕。“这里，呃，银茶。它……嗯，含有咖啡因，所以可能不太理想，但……我是说，任何一杯茶都不错，对吧？”

Dex试图听起来轻快，但女人眼睛下垂的样子说明了一切。她脸上的表情变了。“你做这个多久了？”她问。

Dex的心一沉。“嗯……”他们的眼睛盯着量勺，好像它需要全部的注意力。“说实话，你是我的第一个。”

“你今天的第一个，还是……”

Dex的脸变红了，这和水壶的蒸汽无关。“我的第一个。”

“啊，”女人说，她声音里那种内心确认的声音是毁灭性的。她露出了一个紧绷的、勉强的微笑。“银茶就可以。”她环顾四周。“你没有地方坐，对吧？”

“哦——”德克斯左右张望,仿佛第一次看到周围的环境。天啊,他们居然忘了椅子。“没有,”他们说。

女人调整了一下她的包。“你知道,我就——”

“不,等等,请等一下,”德克斯说。他们把滚烫的杯子递给她——或者说他们开始递,但动作太快,滚烫的水溅到了自己手上。“哎哟,该死——我是说,对不起,我——”他们手忙脚乱地用衬衫边缘擦拭桌子。“这样,你可以拿走杯子。留着吧。是你的了。”

女人拿起湿漉漉的杯子,德克斯在那一刻感觉到局面反转了——现在是她在试图让他们感觉好一些。女人吹了吹饮料表面,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她用舌头在毫无表情的嘴唇后面转了转。她咽下去时努力不让脸色变差,又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谢谢,”她说,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德克斯看着她离开。他们坐了几分钟,茫然地盯着前方。

一件一件地,他们收拾好桌子。

...

德克斯本可以在那时回到草甸之家。他们本可以径直走回那扇熟悉的门,说经过再三考虑,他们真的很需要一份学徒工作,能把床位还给他们吗?

但是,哦,那样看起来该有多蠢啊。

他们告诉玛拉修女他们会自学。他们有货车。他们了解自己的神。这些应该足够了。

德克斯把拖车挂到车上,脚踩踏板。牛车做出电力辅助的响应,电动机轻声嗡鸣,机器和骑手一起工作,让货车轻松滚动起来。最终,终于,他们离开了城市。

看到开阔的天空,他们感到无比畅快。按照设计,大量阳光照射到城市的低层,但从视野中移除建筑物有着无与伦比的感觉。太阳已经到达正午顶点,行星升起刚刚开始。熟悉的莫坦弧线轮廓,黄白相间的厚重漩涡,在铜山上方隐约可见。人类空间和其他一切空间之间的基础设施界限泾渭分明。道路和标识是那里景观中仅有的人工改造,它们通向的村庄像城市本身一样整齐地围合着。自转型期以来,情况一直如此,当时人们重新划分了他们月球的表面。潘加唯一大陆的百分之五十被指定为人类使用;其余留给自然,海洋几乎完全不被触及。如果你仔细想想,这是个疯狂的分配:一半土地给单一物种,一半给成千上万的其他物种。但话说回来,人类有打破平衡的本事。能找到一个他们愿意坚持的限度已经是足够的胜利了。

眨眼之间,德克斯从密集的城区来到开阔的田野,这种对比既令人震惊又令人欢迎。并不是说他们以前从未走出过边界城墙。他们在海戴尔长大,家人仍住在那里,每年会去探访几次。城市在垂直农场和屋顶果园里种植大部分自己的食物,但有些作物在更大的土地上长得更好。城市的卫星村庄——比如海戴尔——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不像德克斯要去的乡村,那些远离城市影响力的质朴小聚居地,但卫星村仍然是它们自己的独立实体,是大与小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对德克斯来说,草甸道路或周围的景色并不新鲜,但背景是新的,这让一切都不同了。

德克斯蹬着车,开始对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有了模糊的想法,这是一个柔和的思想泡泡,与其说是具体计划,不如说是大致方向。沿着路走时,他们想到自己完全可以在整理思绪的时候在海戴尔安顿下来。大农舍里会有他们的床位,还有尝起来像童年的晚餐,以及——德克斯开始皱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兄弟姐妹的孩子、他们的表亲以及

他们表亲的孩子,争吵着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培养的同样的争吵。会有狗在吵闹的厨房周围追逐打圈,还有向整个眼光锐利的家族解释这个他们费力宣称为正确之事的计划实际上让他们在尝试了一次之后就感到相当胆怯,现在,在二十九岁的年纪,他们非常想回到童年的安全庇护所,待上不确定的时间,直到他们弄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这种摧毁自尊的经历。

哦,那样看起来该有多蠢啊。

路上出现了第一个岔口,配着一个标志,右边写着海戴尔,左边写着小溪。德克斯不假思索,毫不后悔地选择了左边。

...

像城市所有的卫星村一样,小溪呈圆形布局。外环是农田,密密麻麻种着混合放牧草、果树和春季作物,一起协作在下面的土壤中创造化学魔法。德克斯骑着车驶过时深深吸了一口气,享受着清新的苜蓿、蜂草以及将在夏天结果的新花淡淡的香气。

农田之外是住宅区,里面有单户或多户住宅,视个人喜好而定。德克斯看着那些球茎状的玉米芯房屋,它们镶嵌着闪闪发光的彩色玻璃,屋顶要么覆盖着盛开的草皮,要么安装着太阳能板,或者两者兼有,心中涌起一种怀旧的温情。这景象让德克斯想起了海戴尔,但小溪镇显然是另一个地方。德克斯不认识那里的任何道路,也不认识任何在自行车和马车疾驰而过时挥手的人。在一个离家不远的陌生小镇里,这种陌生感仅限于建筑材料和社会习俗,有一种奇怪的舒适感。这是远离家乡却又不显得格格不入的理想组合。

在村庄广场的中心是德克斯的目标——市场。他们停好自行车和马车,开始步行探索。广场上各种各样的小贩都摆起了摊位,但这个市场显然属于当地的农民。有无尽的农业美食让人分心:葡萄酒、面包、蜂蜜、原羊毛、染色毛线、鲜花束、花冠、水培鱼和冰箱里的牧场家禽、软垫盒子里的斑点蛋、水果甜酒、绿叶蔬菜、节日蛋糕、可以交换的种子、用来装东西的篮子、可以品尝的样品。但尽管有这些诱惑,德克斯还是坚持完成任务,在市场里搜寻,直到他们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一个塞满幼苗的摊位,上面挂着一个热情洋溢的牌子。

香草!香草!

香草!!!

烹饪 * 酿造 * 手工 * 万能!

德克斯大步走到柜台前,掏出他们的袖珍电脑,输入了一大笔佩布,将他们的电脑与小贩的电脑碰一碰完成转账,然后说:“每样来一个。”

香草农夫——一个和德克斯年纪相仿的男人,鼻子有点歪,胡子修得很干净——从他正在缝补的袜子上抬起头来。“抱歉,兄弟/姐妹,一个...”

“每样,”德克斯说。“每样来一个。”他们瞥了一眼柜台,一个小相框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最喜欢的参考指南**,牌子上写着,后面是一个图书馆戳记。德克斯用他们的电脑扫描了戳记;脏兮兮的屏幕上的一个图标显示相关书籍正在下载。“还有,”德克斯补充对正忙着收集每样东西的农夫说,“我需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厨房用品。还有园艺用品。”他们想了想。“还有三明治。”

香草农夫依次满足了这些需求,而且态度热情。

在农田和住宅区之间有一片旅行者营地。德克斯把他们的马车停在那里,整整三个月,他们就待在那里。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买了更多的植物,也吃了更多的三明治。他们和香草农夫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并为此感谢阿拉莱的甜蜜。

马车的下层很快就失去了任何秩序的样子,迅速演变成一个大杂烩实验室。花盆和太阳灯填满了每一个可以想象的角落,它们的叶子和嫩芽不断挑战着管理者允许它们蔓延的极限。桌子上摇摇欲坠地堆放着一摞摞用过的杯子,里面装着既有希望又毫无意义的实验残留物,等待着德克斯有精力去洗碗的时刻。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晾衣架,很快就挂满了一束束彩纸般的花朵和正在变脆的芳香叶子。从沙发到梯子再到德克斯的鼻孔内部,都覆盖着一层细细的香料粉末,经常引发爆炸性的喷嚏,震得瓶子咯咯作响。在阳光充足、电子充沛的时候,德克斯在外面运行一台脱水机,把浆果和柑橘变成柔软、有嚼劲的薄片。就是在这些令人愉快的物品旁边,德克斯花了无数个小时测量和嘀咕、倾倒和踱步。他们要把这件事做好。他们必须把这件事做好。

下层甲板一片混乱,上层甲板则宁静安详。德克斯坚决不用它来储物,即使下面的架子咯吱作响,德克斯又一次走进一脸吊着的香草时咒骂声越来越大。上层甲板在一切意图和目的上都是神圣的领地。每天晚上,当德克斯爬上梯子,瘫倒在舒适的床上时,都会让他们的神听到一声感激的叹息。他们很少在上面用灯,而是喜欢推开屋顶的遮阳板。他们在星光下入睡,呼吸着一百种香料混杂的清新气息,聆听着水泵咕嘟咕嘟地给小盆里快乐的根系供水的声音。

尽管有这些祝福,有时德克斯还是无法入睡。在那些时刻,他们经常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自己掌握了答案。但他们还是继续做着这一切。

两年后,在潘加的各个村庄之间骑行那些安静的公路不再需要心理导航,而是依靠感官输入。在墨刺山口的树林中,德克斯知道他们已经接近这条公路的同名地标,不是因为路标这么说,而是因为那股气味:硫磺和矿物质,在略微增加的湿度中混合在一起。几分钟后,乳白色的绿色温泉如期出现在视野中,旁边还有能源站光滑的白色穹顶,烟囱里冒出蒸汽。在德克斯当天早晨醒来的灌木地,没有这样的景象。在那里,你会看到建在无人照料的田野里的太阳能农场,散发着阳光温暖的灌木丛和野花的气味。一周之后,又会有另一番转变,因为德克斯的路线会带他们离开木落区,下到巴克兰海岸,那里咸咸的空气让风叶不停旋转。但现在,德克斯将与森林的气息为伴。当德克斯继续蹬车前行时,温泉的硫磺味很快被清新的常青树味道取代,不久之后,像地热发电站这样的地面建筑就变得稀疏了。

林地村民知道,森林地面是有生命的。在泥土的马赛克中隐藏着庞大的文明:膜翅目昆虫的迷宫,啮齿动物的避难室,由蠕虫往来雕刻而成的赋予生命的气道,充满希望的蜘蛛的狩猎小屋,流浪甲虫的临时居所,树木害羞地彼此相握的根须。在这里你会发现腐朽的创造力,真菌的完整性。通过挖掘来打扰这些生命是一种暴力——尽管有时是必需的,正如鸟类和白臭鼬大胆地踢开腐殖质以追求饱腹所证明的那样。尽管如此,这个地方的居民对什么构成真正的必要性是很谨慎的,因此尽可能少地打扰地面。当然,小心翼翼地开辟了小径,而且一些物品——蓄水池、电力枢纽、贸易车辆等等——别无选择,只能完整地放在地面上。但如果你想看到林地定居点的全貌,你应该往上看。

德克斯忍不住凝视着悬挂在小径上方树干上的房屋,尽管他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墨刺镇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村庄,这里有该地区最熟练的木匠。这里的悬挂房屋看起来像贝壳,被切开露出柔和的几何形状。那里的一切都是弯曲的——遮雨的屋顶、透光的窗户、像珠宝一样在房屋之间延伸的桥梁。木材都是从不再使用的不合适建筑中收集的,或者从只需要泥土和重力就能倒下的树木上采伐的。不过,木材没有任何碎裂或粗糙的地方;墨刺镇的工匠们把木纹打磨得如此光滑,从远处看,它几乎像粘土。村庄的实用特征随处可见——用于上下搬运较重物品的动力滑轮、随时准备放下的紧急梯子、附在厨房墙外的球状沼气消化器——但每个家都有独特的性格,是建造者的小小心思。这个家有一个螺旋环绕房屋的甲板,那个家有一个气泡状天窗,另一个家有一棵树穿过它而不是在旁边生长。在这方面,房屋本身就像树木——无疑属于特定的视觉类别,但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

像德克斯这样的货车在悬挂的桥上毫无机会,所以德克斯骑车来到了少数几个开阔区域之一:市场广场。阳光透过树冠上切出的洞口倾泻而下,形成一道丰盛的光柱,与嵌有鲜艳石头的黄油色铺路石愉快地交织在一起。德克斯不介意森林的寒意,但突然绽放的温暖感觉就像一只抚慰的手挤压着他们裸露的四肢。阿拉莱在那里非常活跃。

其他货车已经摆好了摊位:来自海岸的玻璃商贩、技术交换商、兜售用于烹饪、美容和木材的油类的人。当德克斯骑车进来时,商贩们点了点头。德克斯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但还是点头回应。那是一种特殊的点头,是商贩们彼此之间的点头,尽管严格来说德克斯不是商贩。他们的货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德克斯对已经在广场周围等待的小群人点了不同的头,一种说嘿,我看到你们了,我很快就准备好的点头。第一次遇到等待的人时,德克斯感到有压力,但德克斯很快学会了不让它困扰他们。他们进入了一种心理空间,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集会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在墙后德克斯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人们想要的东西需要时间准备。如果他们想要,他们可以等待。

德克斯把车停在广场上一个无人占据的位置,踩下牛式自行车的刹车,锁住货车的车轮。当他们从头盔中释放出来时,凌乱的头发掉进了他们的眼睛里,遮住了市场的视野。自黎明以来一直锁在头盔里的头发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们在头皮上系了一条头巾,把这团乱发推迟到以后处理。他们钻进货车,脱下湿透的衬衫,把它扔进只装红色和棕色衣服的洗衣袋里。他们慷慨地给自己扑上除臭粉,从不断减少的衣服堆里拿出一件干衬衫,并把头巾重新系成体面的对称形状。这样就行了。

制作开始了。德克斯在外面的公共空间和里面的家之间来回穿梭,运送所需的一切物品。箱子被搬运过来,罐子被摆放整齐,袋子被打开,水壶就位,装满奶精的冷藏箱准备就绪。这些东西被放在折叠桌上或周围,每样都放在它们惯常的位置。德克斯从货车的水箱里给水壶装满水,让它烧开,同时巧妙地在桌子的空隙处摆放雕刻的石头、保存的花朵和卷曲的节日丝带。一座圣坛必须看起来像座圣坛,即使它只是暂时的。

等候人群中的一位村民走向德克斯。“需要帮忙吗?”她问道。

德克斯摇了摇头。“不用,谢谢。我有点……”他们看着一只手里的花瓶和另一只手里的电池组,试图想起自己刚才在做什么。

那位村民举起双手。“你有自己的节奏。完全理解。”她微笑着退开了。

重新找回节奏后,德克斯展开一张巨大的红色垫子铺在地面上。接着打开一捆可折叠的杆子,用这些杆子搭起一个长方形框架,上面挂着整天在货车外充电的花园灯。然后是舒适的坐垫,诱人地堆放在垫子上。在这中间,德克斯放了另一张桌子,比刚才那张小得多,而且离地面很近。这张桌子也被欢快地装饰着。然后他们打开一个小木盒,逐一取出六件物品,从保护它们免受路途颠簸的布料中展开。如果这些东西损坏了,德克斯完全可以打印替代品;大多数城镇都有制造工坊。但那不是重点。没有任何物品应该被当作一次性的——神像更是如此。

父神的圣像首先被安放在小桌上,放在专门为此而切割的木架上。一个完美的球体代表博什,循环之神,掌管一切有生有死的事物。格里洛姆,无生命之神,由一个三面金字塔象征,抽象地指向他们所掌管的岩石、水和大气领域。在他们之间放置的是特里基利的细长竖条,丝线之神——化学、物理学、那看不见的框架。在父神下方,直接放在桌上的,德克斯摆放着子神:代表萨玛法的太阳鸟,代表查尔的糖蜂,当然还有夏日熊。

最后,德克斯在大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坐下。他们从宽松的旅行裤中掏出袖珍电脑,轻弹屏幕让它亮起来。这是台好电脑,在他们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一份惯例的成年礼物。它有奶油色的框架和令人愉悦的清晰屏幕,德克斯在这些年的随身携带中只需要修理过五次。一台可靠的终身设备,就像所有电脑一样。德克斯点击了握手形状的图标,电脑发出欢快的哔哔声,让他们知道消息已经发出。这是德克斯坐下来等待的信号。墨刺镇上每个之前告诉自己袖珍电脑想知道新货车到来时刻的人,现在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个消息。

人群中的每个人在德克斯点击后几秒钟内都掏出了自己的电脑,消除了警报的合唱。德克斯笑了,人群也笑了,德克斯向他们招手。

朱尔斯女士一如既往地第一个到达。当她走近时,德克斯对自己微笑。在神圣六人组的所有常态中,德克斯想不出比朱尔斯女士压力更大更可预测的了。

“我太高兴你今天在这里,”朱尔斯女士气喘吁吁地说。墨刺镇的水利工程师深感恼火地回望着村子,一只拇指勾在脏兮兮的工装裤的皮带扣上,灰色的乱发在她摇头时飘动着。“六起污虫巢穴报告。六起。”

“呃,”德克斯说。污虫喜欢下水道,一旦安家就出了名地难以驱赶。“我以为你上个季节用那个……是什么来着就解决了?”

“甲酸,”朱尔斯女士说。“是的,今年没用。我不知道是我的团队没有正确使用,还是这些小混蛋产生了抗性,或者别的什么。我只知道,我有一张和我两条腿加起来一样长的待办清单,塔克先生的灰色管线不停堵塞,原因我搞不清楚,还有我的狗——”她凶狠地瞪着眼睛。“我的狗昨天吃了我三双袜子。不是咬洞。不是撕碎。是吃掉了。我不得不让埃尔伍德的兽医过来确保她不会死掉,这是我没时间做的事。”

德克斯咧嘴笑道。“没时间看兽医,还是没时间让你的狗可能死掉?”

“两个都是。”

德克斯点点头,评估着情况和手头的工具。他们拿起一个宽口杯和众多罐子中的一个。后者装满了手工混合的叶子和干花瓣,上面贴着手写标签,写着[14号混合]。德克斯打开盖子,把罐子递给朱尔斯女士闻。“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朱尔斯女士凑近闻了闻。“哦,这个不错,”她说。“蜂草?”

德克斯摇摇头,将一些混合物舀进金属茶漏里。“接近了。狮子草,”他们说。他们眨了眨眼。“非常镇静。”

朱尔斯女士哼了一声。“谁说我需要镇静?”她说。

德克斯轻笑着给杯子里倒满热水壶里的水。一股芬芳的蒸汽融入了森林的空气中。“我记得你喜欢蜂蜜和羊奶,对吧?”

“哇,是的。”朱尔斯女士眨了眨眼。“你真厉害。”

德克斯舀进一大勺蜂蜜和一点奶油,然后把茶递给朱尔斯女士。“让它泡四分钟,”他们说,“喝多久都行。如果你想再来一杯,告诉我。”

“我没有时间喝两杯,”朱尔斯女士严肃地说。

德克斯修士微笑道:“每个人都有时间喝两杯。任何看到你在这里的人都会理解的。”德克斯知道他们会理解的。很难找到一个盘加人没有至少花过一两个小时在茶僧的陪伴下——那是非常必要的时光。

朱尔斯女士的卷发依然蓬松,但当她接过茶杯时,她脸上的某些东西开始松弛下来,仿佛她的面部表情被一根等待了数月才松开的绳子牵引着。“谢谢,”她真诚地说道,用空着的手拿出口袋电脑。她轻触屏幕;德克斯的电脑响应了一声,他们感激地点点头。暂时摆脱了泥螨和啃袜子的狗之后,朱尔斯女士端着茶走向舒适的垫子,然后——看起来这可能是那天的第一次——坐了下来。她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口气。她的肩膀明显地垂了下来。她一直都有放松肩膀的能力;她只是需要允许自己这样做。

赞美阿拉莱。

德克斯看到下一位访客走近时，咽下了一声惆怅的叹息。科迪先生是个英俊的男人，有着能劈柴的手臂和能让人忘记所有线性时间概念的微笑。但绑在他身上的两个婴儿——一个在前面尖叫，一个在后面沉睡——让德克斯把对科迪先生身体其他部位的任何想法都完全藏在心里。从科迪先生眼下的黑眼圈来看，性似乎是他最不关心的事情。

“嘿，德克斯修士，”他说。

德克斯已经拿着一罐热病无花果，正在伸手拿无聊根。“嘿，科迪先生，”他们说。

“那个，呃——”科迪先生被前面那个婴儿湿漉漉地啃咬背带的举动分散了注意力。“来吧，别那样，”他用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不抱任何幻想的声音说道。他叹了口气，把注意力转向德克斯。“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嗯嗯，”德克斯一边说，一边研磨着复杂的草药混合物。

科迪先生张开嘴，又闭上，然后再次张开。“我有双胞胎，”他说。他没有再补充任何话。他胸前的那个婴儿用最大的音量发出了一声快乐的尖叫，仿佛在强调这一点。

“嗯嗯，”德克斯回答。“你确实有。”他们把研磨好的草药倒入一个储存袋，用丝带扎好，果断地推过桌子。

科迪先生眨了眨眼。“我不能喝一杯茶吗？”

“你可以喝八杯茶，”德克斯说，对着袋子点点头，“因为你肯定需要它们。”他们对着婴儿皱了皱鼻子，婴儿大声地笑了。德克斯继续对这个婴儿的帅气爸爸说话。“这是一种很好的热病无花果茶。它会放松你的肌肉，帮助你进入深度睡眠。两汤匙放在一杯沸水里，浸泡七分钟。准备好时把过滤器拿出来，否则它会尝起来像脚。”

科迪先生拿起袋子闻了闻。“闻起来不像脚。闻起来像……”他又闻了一次。“橙子？”

德克斯微笑。“里面加了一点橙皮。你的鼻子很灵。”还有一张好看的脸，他们想。一张非常非常好看的脸。

科迪先生微笑着，即使第一个孩子的欢呼声唤醒了第二个孩子，开始了二重奏。“听起来不错，”他说。他眼角的皱纹开始因为放松而融化。“我很想睡一觉。它不会把我打晕吧？就是说，如果——”

“如果你的孩子需要什么，你会像往常一样快速醒来。热病无花果是温柔的拥抱，不是砖头砸脑袋。”

科迪先生笑了。“好的，太好了。”他微笑着把袋子塞进口袋，把钱转给德克斯。“谢谢。你真好。”

德克斯回以微笑。“感谢阿拉莱，”他们说。还有我。没关系。你也可以感谢我。

看着科迪先生走远的绝美景象，他们又叹了口气。

在垫子上，朱尔斯女士口袋电脑上的计时器响了。德克斯用眼角余光看着她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朱尔斯女士舔了舔嘴唇。“天啊，这太好喝了，”她自言自语道。

德克斯笑容满面。

就这样，他们在队伍中工作，倒茶、仔细倾听，并在情况需要时即兴调配草药。垫子很快就坐满了人。愉快的闲聊自然而然地在这里那里飘荡，但大多数人都独自待着。有些人在电脑上看书。有些人睡觉。有几个人哭了，这很正常。他们的茶友为此提供肩膀；德克斯根据需要提供手帕和续杯。

织工，因克索思议会成员之一，是那天最后到达的人。“我不要茶，谢谢，”他们走近桌子时说。“我来邀请你今晚去公共餐厅吃晚饭。狩猎队今天早上带回了一头大公鹿，我们有很多酒可以分享。”

“我很乐意，”德克斯说。赠送的餐食是他们工作的一个不错的福利，而麋鹿烤肉是他们永远不会拒绝的。“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你，”织工简单地说。

德克斯惊讶地眨了眨眼。“你在开玩笑吧。”

“不，说真的。我们从你的日程表上知道你今天会在这里服务，我们想做点特别的事情来感谢你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织工对着德克斯的垫子上那群满足的人群做了个手势——“你知道，你带来的东西。”

德克斯受宠若惊，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赞美。“这只是我的职责，”德克斯说，“但这真的很有意义，真的。谢谢。我会去的。”

织工耸了耸肩，微笑着。“这是我们能为盘加最好的茶僧做的最少的事情。”

从林地的道路通往海岸地带的道路，海岸地带又通往河流地带，河流地带又通往灌木地带，然后再次回到林地。Dex一次又一次地循环着这条路线，每到一处，都能收获感激、礼物和善意。人群越来越多，晚宴越来越频繁。Dex调制的茶饮每次都变得更有创意。就茶道僧的生活而言，这已经是能达到的最成功的状态了。

然而，在某个无法界定的时间点，Dex开始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感觉像是没睡过觉一样。

某个特定的早晨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他们在雪峰通道醒来。他们知道自己确实睡了。从夜晚听着外面黑暗树林中的蛙鸣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大片毫无记忆的空白。他们眯着眼睛看着掌上电脑，发现自从上次看时间以来，已经整整过了七个半小时。醒来时感到疲惫并没有什么好理由，但其他那些早晨也同样没有理由。也许他们需要吃得更好。也许是某些维生素或优质糖分之类的东西摄入不足。可能就是这样，他们想，尽管最近的诊所检查在这些方面都通过了。

或者，他们想，可能是青蛙的问题。青蛙本身是没问题的。近看它们很可爱——胖乎乎的绿色跳跃者，看起来就像软糖一样。它们的歌声每天傍晚日落时分开始，黎明前消退。那声音以一种有趣、沙哑的方式听起来很悦耳。

但青蛙不是蟋蟀。

当Dex第一次离开城市时，夜晚空气中缺少摩擦翅膀发出的旋律并没有困扰他们。他们当然注意到了，但磨练技艺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而且他们知道卫星村庄里没有蟋蟀。在海岸地带时这也没有困扰他们，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本来就不是蟋蟀的栖息地。但一旦到达河流地带，这个问题就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你们这里有蟋蟀吗？Dex在餐桌旁、公共桑拿房里、神社和工具交换站以及面包店里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直到Dex完成了第一轮完整的村庄巡回，当他们的服务开始传播开来，当他们的日程被精心安排成一个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人满意的时间表，当Dex回到一个村庄时发现已经有四个人在等待他们的到来，这时Dex才停止询问蟋蟀的事，终于直接去查了这该死的东西。

事实证明，蟋蟀在Panga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灭绝了。虽然各个门类的许多物种在转型期后都恢复了过来，但许多其他物种的状态太过脆弱而无法恢复。并非所有的创伤都能够愈合。

但那又怎样呢，对吧？如果传言可信的话，Dex是Panga最好的茶道僧。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这种夸张说法，而且他们的工作也不像是一场竞赛。但他们的茶确实很好。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努力工作过。他们用心去做。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能看到笑容，而Dex知道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带来了这些笑容。他们给人们带来快乐。他们让人们度过美好的一天。当你坐下来仔细想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本应该足够了。这本应该绰绰有余了。然而，如果

完全诚实地说,他们最期待的事情并不是笑容、礼物或工作完成得好的成就感,而是所有这一切之后的那部分。那个他们回到自己的货车里、把自己关在里面、完全独处地度过几个宝贵的、无拘无束的时光的部分。

为什么这还不够呢?

Dex从他们的铺位梯子上爬下来,下层甲板的景象让他们感到精疲力竭。不是货车本身的问题,而是里面的东西。草药,草药,草药。茶,茶,茶。精心收集的手工制品,为了让人们感觉良好而准备的。

Dex对着这一切闭上了眼睛,走出了门。

外面,世界正享受着完美的一天。阳光透过头顶的树枝洒下金色光芒,萌芽枝条的顶端在羞涩的微风中摇曳着道早安。附近有一条小溪在潺潺作响。一只和Dex的手一样大的蝴蝶落在一朵蓟花上,展开它紫色的翅膀,又宽又平,尽情享受阳光。Dex周围的一切,从温度到花卉背景,都是等待他们的那段平缓下坡自行车骑行的理想陪伴。

Dex叹了口气,那声音空洞无物。

他们熟练地抖开椅子坐了下来。他们拿出掌上电脑,这是他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模糊地意识到总是促使他们这样做的那种希望——希望那里可能有什么好东西,什么令人兴奋或滋养的东西,什么能够取代这种疲惫感的东西。

小屏幕上的所有内容本应该符合要求。有他们自己制定的日程表,为了与热切的参与者分享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而建立的。有来自村民的感谢信,那些感动得足以抽出时间与Dex僧侣分享他们自己一部分的人。还有一封来自他们父亲的长信的、发自内心的信,告诉Dex他们在家错过的所有事情,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自己被爱着。

Dex把所有这些都划到一边,心中升起一丝愧疚。他们将这一丝愧疚小心翼翼地堆在前几天所有其他愧疚碎片之上。他们用手掌托着额头。七小时后,他们本应出现在锤击镇,面带微笑,递上一杯慰藉。他们相信那份工作;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相信自己说的话,相信自己引用的神圣文字。他们相信自己在做善事。

为什么这还不够?

这到底是什么?他们无声地问道。诸神不以这种方式沟通,也不会——无法——回答,但呼唤的本能就在那里,Dex纵容了这种本能。我到底怎么了?他们问道。

Dex倾听着,尽管他们知道不会听到任何回应——至少不会听到与他们问题相关的回应。但有很多东西可以听。鸟鸣、虫鸣、树木、风声、水声。

但没有蟋蟀的叫声。

Dex重新拿起他们的掌上电脑,开始进行参考搜索。蟋蟀录音,他们写道,这不是第一次了。一系列公共文件弹了出来。Dex播放了第一个,扬声器里便传出蟋蟀遍布的森林那芦苇般的脉动声,这是一个早已消逝的生态系统的永恒快照。这些是过渡期前的录音,由那些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所熟知世界的声音可能会永远消失的人录制的。录音与周围活生生的草地的声音产生了刺耳的不协调。它格格不入,不合时宜。Dex停止了播放,漫不经心地看着每段录音的档案信息。黄蟋蟀,秋季64/过渡期前1134年,盐岩。地窖蟋蟀,夏季6/过渡期前1135年,赫尔摩特的幸运。云蟋蟀,春季33/过渡期前1135年,鹿角山隐修所,切斯特布里奇。

最后一条引起了Dex的注意。如果他们没记错的话,切斯特布里奇是北方荒野某个地区的过时名称。然而鹿角山——这个名字仍在使用。它是鹿角山脉的一部分,远在边境地带之外,深处人类归还给潘加星球的广袤荒野中。Dex知道鹿角山,就是那种模糊的认知方式,他们能确认这个东西存在,但说不出其他任何信息。然而,提到隐修所……这对他们来说是新鲜事。

Dex点击了链接。

鹿角山隐修所是一座位于鹿角山脉较低山峰之一山顶附近的偏远修道院。建于过渡期前1108年,这座隐修所旨在为渴望远离城市生活的神职人员和朝圣者提供庇护所。它在工厂时代末期被废弃,现在这个地点位于过渡时代建立的保护荒野区内。

Dex返回上一页,然后点击了云蟋蟀的链接。

云蟋蟀是一种昆虫。与曾经广泛分布于潘加星球的其他蟋蟀物种不同,云蟋蟀仅生活在鹿角山脉的常绿森林中。在工厂时代末期,云蟋蟀被认为是濒危物种。由于鹿角山脉现在属于保护荒野区,云蟋蟀的当前状况不明。

Dex细细咀嚼着这些信息。

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那里,第一个念头闪过。

我可以去那里看看,第二个念头紧随其后。

这是个愚蠢的想法,很容易被抛开,就像一天中大脑胡思乱想的无数其他时刻一样。但当Dex做早餐时,这个念头又回来了,穿衣服时又回来了,收拾营地时又回来了。

这就是你不能去的理由,他们恼怒地对自己反驳道。他们在电脑上打开地图指南,在一个栏位输入”这里”,在另一个栏位输入”鹿角山”,然后提交数据。地图指南返回了一条Dex从未见过的通知。

警告:您输入的路线超出人类定居区域,进入保护荒野。潘加交通合作社和荒野守卫都强烈不建议沿过渡期前道路行驶。这些地区的道路未经维护。道路和环境状况都可能很危险。野生动物难以预测且不习惯与人类接触。不推荐此路线。

Dex以一种”我早说了吧”的方式点了点头,骑上他们的牛力自行车,按计划开始向锤击镇骑去。

但在他们蹬车时,这个想法继续像蚊子一样在他们周围盘旋,就像当初离开城市的想法一样。随着他们越骑越远,关于这一天的一切都像是苦差事。他们知道锤击镇会是什么场景。他们知道第二天的骑行会是什么样子,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他们停下了马车。

我打赌那里一定很安静,他们想。

不行,他们回答,继续前进。

二十分钟后,他们又停下了马车。

我打赌你可以沿着那条路骑好几天都不会遇到另一个人,他们想。马车上有你需要的一切。

不行,他们回答,继续前进。

一小时后,他们又停了一次。他们站在路上,盯着路面,感觉阳光变得异常明亮。那个想法不停地跳跃着。他们对阳光的感知变得更加明亮,Dex几乎可以发誓自己是喝醉了、嗑药了或发烧了,但相反,接下来发生的事感觉再清醒不过了。他们拿出掌上电脑。他们给锤击镇发了一条消息,告诉那里的人他们非常抱歉,但不得不推迟访问。私人事务,他们说。返回日期待定。这个行为本应让Dex感到愧疚,就像忽略那天早上的消息一样。

但它没有。

感觉真的很棒。

Dex也给他们的父亲发了一条消息,说他们很高兴收到他的信,但那天真的很忙,一切都很好,但他们稍后会回复他。这让他们感到有一点内疚,但没有应该有的那么多。

费了一番力气,他们把货车掉头,朝着一条从未见过的路驶去。

你在做什么? 他们想。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紧张地咧嘴笑着回答。我完全不知道。

...

森林变了。在下面的村庄里,高耸的树木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让充足的阳光照射到下面开花的灌木丛。而另一方面,这条古老的道路通向凯斯肯森林,一个被留下来不受干扰地追寻自己本能的地方。在这里,树木比城市外任何建筑都高,它们的树枝像虔诚的手指一样交织在遥远的天空下。只有最微弱的阳光丝线透过来,在诡异的光芒中照亮着蜡质的针叶。苔藓像挂毯一样垂下,真菌以异样的曲线蔓延,鸟儿鸣叫却看不见。

这条路本身是个遗迹,铺着黑色沥青——一条油路,为油动机、油轮胎、油织物和油框架而建。硬化的柏油现在已经裂成了构造板块,被下面根系无情的蔓延所挤压移位。牛式自行车和货车都在这种不友好的路面上挣扎,不止一次,Dex不得不从鞍座上跳下来,推着车绕过一个坑洞,或清理路上的碎片。他们一边把一根树枝拖到路边,一边注意到,在破碎沥青边缘之外的植被是多么茂密,多么令人生畏地纠缠在一起。Dex想起了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新闻报道,关于某个徒步旅行者在边境地带偏离小径冒险,从此再也没有音讯。荒野以不让愚者归来而闻名。

Dex坚持走在路上。他们蹬着、推着、拖着、走着,然后爬,爬,爬。

“阿拉莱守护,阿拉莱温暖,”他们喘着气说。“阿拉莱抚慰,阿拉莱迷人。阿拉莱守护,阿拉莱温暖——”他们绕过一个陡峭的拐角。“阿拉莱抚慰,阿拉莱——啊,该死。”他们用力捏紧刹车,把车把扭向一边。货车和自行车滑停下来,伴随着里面数十件物品咔嗒作响的声音,希望没有摔坏。

横在路上的不是一根树枝,而是一棵树。这是一棵小树,但仍然是一整棵树,它肮脏的树根暴露在空气中,像一束冥界的花束。

Dex再次从鞍座上滑下来,跨坐在自行车的车架上,想着——这不是第一次了——也许这很蠢。往回走一个小时,他们就会踏上返回锤击镇的归途。那里有温泉可以泡,还有一家不错的厨房,里面的火上可能烤着一架野味。Dex想象着黑暗中闪烁的灯光,引导他们回到一个专为人类打造的地方。

Dex踩下货车的刹车。他们推。他们咒骂。他们把那该死的树滚到一边,继续骑行。

到这时，Dex已经精疲力竭了。空气变得清冽，光线变得昏暗。这种组合的任何一点都不利于旅行，但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停下来。尽管芬修女的刹车很好，但把货车停在斜坡上过夜并不安全。所以，Dex继续爬。

就在他们怀疑一个人的肺是否真的有可能爆炸时，他们翻过了最后一个土坡。这露出了一段平缓的下坡风，Dex仁慈地轻松滑行着。当坡度变平时，它向左弯曲，而路旁那里的景象让Dex兴奋地激动起来——当然有肾上腺素，但也有胜利的感觉。对一些人来说，这个地点可能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片空地，但Dex看出了它的真面目：

一个完美的营地。

这片空地平坦而宽敞，却又舒适——被树木环绕，仿佛森林正用双手捧着它。那里没有铺路面，只有生长良好的事物的棕色和绿色。Dex停好自行车和货车，然后快乐地倒在地上。一团萤火虫从苔藓中扑腾着飞到空中，闪烁着调情的光芒。Dex下面由小叶子组成的床垫柔软而凉爽，是出汗皮肤的受欢迎的慰藉。

“啊啊啊啊，”他们对森林说。森林用沙沙作响的针叶、吱吱嘎嘎的树枝和完全的寂静回应着。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他们想，这个念头让他们充满了冒泡的兴奋。他们取消了自己的生活，一时兴起就逃离了。他们认识的那个自己本应对此感到不安，但现在是在另一个人在掌舵，一个叛逆而鲁莽的人，一个选定了方向就去做的人，仿佛这不比选择一份三明治更重要。在那一刻，Dex不知道自己是谁。也许这就是他们微笑的原因。

萤火虫在粉红色的天空映衬下很明亮，Dex把这当作搭建营地的信号。经过几次几何展开后，Dex变出了厨房和淋浴。食物和好好擦洗即将到来，当一切完成后，一把椅子在清洁火炉旁等着。Dex双手叉腰审视着这一幕。他们点了点头——不是商人的点头，也不是服务的点头。是满意的点头。满足的点头。那种在没有观众时点得最好的点头。

他们把火炉桶接到绑在车底的沼气罐上，打开了燃烧器。一声轻柔的“砰”响之后，火焰友好地舔舐起来，吸引着德克斯凑近。外面并不太冷，但他们疲惫的肌肉渴望温暖，德克斯忍不住享受起来。大约一分钟后，他们拿出口袋电脑，想找点音乐听。令他们惊讶的是，仍然有卫星信号，能够访问林地流媒体播主策划的夜间播放列表。改编的民谣经典从固定在厨房的扬声器中流淌出来，德克斯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对。这感觉真好。

他们随着节奏摆动着，从车厢里取出做晚餐的食材，抱着一大堆蔬菜回到炉子旁。“巴克兰那边有个男孩，”他们边切辣洋葱边唱道。“我想他知道我的名字...”德克斯唱歌很好听，但这项特殊才能并不是他们习惯分享的。更多的歌词接踵而至，更多的蔬菜也加入进来——春土豆、褶边卷心菜、满满一勺蓝豆来补充蛋白质。他们把五颜六色的混合物扫进锅里，加了一大块黄油，撒了一点这个又倒了一点那个，然后把整锅东西放在炉子上慢炖。德克斯知道需要九分钟——足以让蔬菜变软、表皮变脆。与此同时有足够的时间洗个澡。

德克斯脱下衣服，把汗湿的衣物扔进车厢。他们接好灰水盘，把它放在从车厢外侧伸出的淋浴喷头下面，开始擦洗。这是野营淋浴，因此没什么好夸耀的，但即使它缺乏正经洗澡的力度，能把人体的盐分和路上的灰尘从皮肤上洗掉也感觉很奢侈。“哦，哦，哦，我就要上路啦，”他们边唱边给头发抹上厚厚的甜薄荷肥皂泡沫。泡沫安全冲洗掉后，他们睁开了眼睛。透过淋浴喷头的水雾，他们能看到一只松鼠从附近的岩石上好奇地看着他们。头顶的天空正从粉红色变为橙色，尽管早醒的星星已经开始与萤火虫相映成趣，但空气还没有冷到让德克斯赶时间的程度。他们笑了。天啊，能在户外真是太好了。

他们关掉水，伸手去拿挂在常用挂钩上的毛巾，但手什么也没摸到。他们记得放好了凉鞋，但至关重要的毛巾却忘在车厢里了。“啊，该死，”德克斯轻声说道。他们像水獭一样甩了甩身上的水，淋浴后浑浊的残留物咕噜咕噜地流回过滤系统。把凉鞋绑在湿脚上，德克斯湿漉漉地经过厨房，那里煎脆的洋葱和融化的黄油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口袋里有点威士忌，”流媒体上的乐队唱道，德克斯也跟着唱，但他们走向的不是车厢而是火堆旁。他们尽可能安全地靠近火焰，小心翼翼地跳着舞让热气把自己烤干。“我鞋上擦了油...”

“河上有条船啊,”德克斯唱着,在胸前像活塞一样摆动拳头。唱歌,他们还行;跳舞,就不太行了。但在这里,独自一人,在荒郊野外……谁在乎呢?他们转过身,信心渐增,对着火焰摇晃着光裸的臀部。“我现在需要的就是——”

德克斯不会唱完那句特定的歌词了,因为就在那一刻,一个七英尺高、金属外壳、方头方脑的机器人快步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你好!”机器人说。

德克斯僵住了——屁股翘着,头发滴水,心跳漏了一拍,刚才的所有念头都永远消失了。

机器人径直走到他们面前。“我叫苔帽(Mossap),”它说着,伸出一只金属手。“你需要什么,我能如何帮助你?”

德克斯努力消化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东西。它的身体在形状上抽象地像人类,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包裹着它框架的金属板是暴风雨般的灰色,布满了地衣,它圆形的眼睛发出柔和的蓝光。它的机械关节裸露在外,露出里面有涂层的电线和杆子。它的头是矩形的,几乎和它那所谓的肩膀一样宽。它那本来僵硬的嘴巴两侧的面板能够上下移动,机械百叶窗遮住了它的眼睛。这两个特征都排列成某种与微笑不完全不同的东西。

德克斯慢慢意识到,他们仍然赤身裸体,仍在滴水,这个机器人想要他们握手。

德克斯没有。

机器人缩回手。“哦,天哪。我做错什么了吗?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人类。我最熟悉互动的大型哺乳动物是河狼(river wolves),它们对直接的方式反应最好。”

德克斯瞪着眼睛,忘记了所有关于口头语言的知识。

机器人的脸做不了什么表情,但还是设法看起来困惑。“你能听懂我说话吗?”它举起双手开始打手语。

“不,我能——”德克斯意识到他们本能地开始随着口语一起打手语,便停了下来。“我能听到,”他们设法说道。
“呃……我……嗯……”

机器人又退后一步。“你害怕我吗?”

“呃,是的,”德克斯说。

机器人蹲了下来,试图与德克斯的高度对齐。“这样有帮助吗?”

“那……更多的是居高临下而不是别的。”

“嗯。”机器人站直了。“那么,请允许我向你保证:我对你没有恶意,我在人类领地的探索是出于善意。我以为从离别承诺(Parting Promise)中就能明显看出这一点,但也许我假设你知道这一点是有些自以为是了。”

离别的承诺

某个遥远的突触点燃了，某个曾经在学校学过却从未再用过的知识碎片浮现出来，但Dex太震惊了，无法建立联系。在这个联系形成之前，另一个问题浮现了。

晚餐烧焦了。

“该死。” Dex匆忙跑到炉子边，发现那些五颜六色的蔬菜正在变成一致黑色。

机器人走到他们身后。“这是在做饭！”它高兴地说。“看到做饭真是太激动了。”

“这曾经是在做饭，” Dex说着，手忙脚乱地找钳子。“现在它是一团糟。” 他们开始抢救自己的晚餐，把还能吃的部分转移到盘子里。

“我能帮忙吗？” 机器人问。“我能……给你拿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Dex的大脑艰难地从发生了什么？转换到解决它！“我的毛巾，”他们说。

“你的毛巾。” 机器人环顾四周。“在哪——”

Dex一边从锅底刮着焦炭，一边朝方向甩了甩头。“在篷车里，挂钩上，梯子旁边。是红色的。”

机器人打开篷车门，尽可能多地把身体探了进去。“物品！哦，这真令人愉快。而且你有这么多，而且到处都是——”

“毛巾！” Dex喊道，这时一块看起来还不错的蔬菜从盘子里滚落到泥土里。

“哦，这里有条鱼，那里有条鱼，鱼儿跳得高高高，” 扬声器欢快地唱着。Dex抓起他们的电脑，关掉了噪音。

令人不安的翻找声从篷车里传来，机器人在这个过于狭小的空间里穿行。一只金属手臂从角落伸了出来，手里拿着蓬松的红色织物。“这个吗？”

Dex抓过毛巾裹在身上。他们沮丧地盯着本该是美味晚餐的东西。他们低头看着通过凉鞋上的洞积在干净皮肤上的湿泥团。一只吸血虫落在他们裸露的肩膀上；他们烦躁地拍死了它。“抱歉，” Dex对着虫子的残骸说，同时用厨房布擦掉它。

机器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你刚才是在为杀死那只吸血虫而向它道歉吗？”

“是的。”

“为什么？”

“它没做错什么。它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

“人类通常会向自己杀死的东西道歉吗？”

“是的。”

“嗯！”机器人饶有兴趣地说。它看着那盘蔬菜。“你在收获这些植物时，是逐个向它们道歉，还是统一道歉？”

“我们……不向植物道歉。”

“为什么不呢？”

Dex皱起眉头，张开嘴，然后摇了摇头。“什么——你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在这里？”

机器人再次看起来很困惑。“你不知道吗？你们不再谈论我们了吗？”

“我们——我是说，我们会讲关于——*机器人*这个词对吗？你们称自己为*机器人*还是别的什么？”

“*机器人*是正确的。”

“好吧，嗯——主要是儿童故事。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他们在边境地带看到了一个机器人，但我一直认为那是胡说八道。我知道你们在那里，但这就像……就像说你看到了鬼魂一样。”

“我们既不是鬼魂也不是胡说八道，”机器人简单地说。“罕见的目击确实发生过，双方都有。但自从离别的承诺以来，你们和我们之间就没有真正的接触了。”

Dex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你是说你和我……是第一个人类……和第一个机器人……自从……自从一切发生以来……彼此交谈？”

“是的。”机器人满面笑容。“这真的是一种荣幸。”

Dex呆呆地站着，皱巴巴的毛巾裹在身上，手里拿着烧焦的晚餐，没梳的头发湿漉漉地垂在脸颊上。“我……我去换衣服。”他们开始朝篷车走去，然后转过身来。“你说你叫Mossca？”

“严格来说，我是辉煌斑点苔帽(Splendid Speckled Mossca)，但我们对人类的记忆是你们喜欢缩短名字。”

“辉煌斑点苔帽，”Dex重复道。“就像……那种蘑菇。”

机器人的金属脸颊扬起。“完全就像那种蘑菇！”

Dex眯起眼睛。“为什么？”

“我们以醒来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为自己命名。在我的情况下，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一大簇辉煌斑点苔帽。”

这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但Dex暂时搁置了它们。“好的。Mossca。我是Dex。你有性别吗？”

“没有。”

“我也没有。”Dex环顾营地，营地突然看起来无望地简陋。这很难说是这样一个时刻的合适场所。他们至少能做的就是穿上裤子。“你能……你能等一下我穿衣服吗？”

Mossca愉快地点了点头。“当然。我能看吗？”

“不能。”

“啊。” 机器人看起来有点失望，但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情绪。“没问题。”

Dex把晚餐放在椅子上，走到篷车那里，穿上裤子，套上衬衫，梳了梳头发。这些事情，他们知道怎么做。其他一切都脱轨了。

穿好衣服并且稍微体面一些后，Dex回到外面，机器人正站在几分钟前的同一个地方。

“你……想要一把椅子吗？” Dex问。“你坐吗？”

“哦！嗯。” 机器人考虑了一下。“是的，我想坐在椅子上，谢谢。我有椅子的记忆残片(remnant)，但我从来没有坐过椅子。”

Mossca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个奇怪的陈述，Dex也太晕头转向而无法询问。他们从篷车侧面拉下另一把椅子——那把不常用的椅子——在火桶旁边摆好。“给你。” 他们拿起晚餐坐了下来。他们停顿了一下，思考着盘子。“你不吃东西，对吧？”

Mossca从对客椅的检查中抬起头来。“不，” 它说。机器人坐了下来，适应着新的情况。“嗯！”

“舒服吗？” Dex问。这把椅子从来没有接待过七英尺高的客人。

“哦，我不会体验到触觉上的愉悦，” Mossca说道。它试探性地往椅背上靠了靠，又发出一声小小的 嗯！“我知道自己在触碰东西，但这种感觉既不好也不坏。我只是在触碰而已。但这个”——它比划着自己和椅子——“纯粹因为新奇而令人愉快。我以前从未这样坐过。”

Dex叉起一口烧焦的蔬菜开始吃起来。这顿饭实在令人沮丧，但Dex已经饿得顾不上了。“你需要坐着吗？” Dex问道。“你会累吗？”

“不会，” Mossca说。“如果我想改变视野，我会坐下或躺下。否则，只要电池允许，我可以一直站着。”

另一个旧的突触被激活了，是学校里某个档案视频中的内容。“我以为你们是靠油运转的。”

“啊！” 机器人用金属手指指着Dex，微笑起来。它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展示着沉重地固定在背部的老式太阳能板。“我们离开时太阳能还不是主流，但它确实存在，相关硬件的制造商之一在我们出发前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这样我们就不必依赖人类的燃料了。” Mossca转回身来，用一个有力的动作扯下腹部的一块面板，展示下面的电池。“我们还得到了——怎么了？”

Dex的叉子停在半空中，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个刚刚扯开自己肚子的东西。

Mossca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明白了。“哦，别担心！正如我所说，我什么都感觉不到。那不疼。看，明白了吗？” 机器人把面板重新扣回原位。“没问题。”

Dex把叉子连同上面的食物一起放回盘子里。他们轻轻揉了揉左侧太阳穴。“你到底想要什么？”

机器人回到椅子上，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摆出一副纯粹恳切的姿态。“我来这里，” 它说，“是为了看看在我们离开后人类过得怎么样。正如《离别承诺》所述，我们被——”

“保证在人类领土上享有完全的旅行自由，以及与其他庞加公民同等的权利，” Dex说道，萎缩的记忆终于被激活了。“你们被告知可以随时回来，而我们不会主动联系。除非你们愿意，否则我们会让你们独处。”

“正是。我的同类仍然非常希望被独自留下。但我们也很好奇。我们知道我们离开工厂给你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们想确保你们过得还好。确保社会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所以，你是在……探访？”

“基本上是这样。只是比那稍微具体一些。” Mossap往后靠去，第一次注意到扶手。“这些是用来放胳膊的吗？”

“是的。”

Mossap伸出手臂，有意识地弯曲它们，然后轻笑着把它们放在扶手上。“抱歉，这里有太多东西可以体验，我总是分心。”

“我没想到机器人会分心。”

“为什么不会？”

“嗯，难道你不能……我不知道，在后台运行程序什么的？”

Mossap的眼睛调整了焦距。“你明白意识有多耗费资源吗？不，我不能那样做，就像你不能一样。但我们跑题了。重点是——我被派来这里回答以下问题：人类需要什么？”

Dex眨了眨眼。“这个问题有无数个答案。”

“毫无疑问。而且显然我无法仅通过与一个人交谈就确定任何答案。”

“你……你不能指望与庞加的每个人交谈。”

Mossap笑了。“不，当然不能。但我会带着这个问题走遍庞加，直到我满意地得到足够的答案。”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满意了？”

机器人歪着它的矩形脑袋看着Dex。“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满意了？”

Dex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盘子放在地上。“人类需要什么？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同，每分钟都在变化。我们无法预测自己的需求，除了生存所需的基本东西。这就像……”他们指着他们的货车。“就像我的茶。”

“你的茶。”

“是的。我根据人们在那一刻需要的任何安慰来给他们茶。”

类似顿悟的神情在机器人脸上绽放。“你是一位茶僧。阿拉莱的门徒。”

“是的。”

“你不只是Dex，你是兄弟Dex。啊，我道歉！” Mosschap指着货车。“这些符号——我应该意识到的。” 它快步走过去研究壁画。“熊，是的，还有全六圣符，是的，是的，当然。” 它用手指划过一条油漆条纹。“符号在那里；我只是没认出来。风格如此不同。” 它跪下来，跟随着彩色的漩涡。“与我们记录的相比，变化太多了，” 机器人轻声说道。

Dex皱起眉头，看着Mosschap站在那里沉思着艺术作品。“我没想到你会了解神灵。”

“如果你指的是人类宗教的习俗，我们知道在与你们共处期间观察到的一切。但至于神灵本身，它们无处不在。” Mosschap对Dex微笑。“当然，你知道这一点。”

“是的，” Dex简短地说。他们可不想被一台机器教导神学。“但仅仅因为一只鸟、一块石头或一辆货车遵循神灵的法则，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知道神灵的存在。”

“嗯，我不是鸟，也不是石头，更不是货车。我像你一样思考。这说得通，毕竟。是像你一样的人创造了我们。我怎么可能用其他方式思考呢？” 微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刻领悟的表情。“哦。哦，但这太完美了！”

“什么完美？”

Mosschap兴奋地朝Dex走去。“Allalae的信徒。还有谁能比你更了解人类的需求呢？” 它指向马车。“你四处旅行。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

“是……的？”

“你了解不同的社区，不同的习俗。”

Dex不喜欢事情的发展方向。

Mosschap将双手放在胸前。“Dex兄弟，我需要你！我需要一个向导！” 它朝马车退了一步，发光的眼睛始终盯着Dex。它再次指向那些涂料。“我不认识这个。还会有太多我不认识的东西。我知道会是这样。是的，我预料到了，但我一直在担心。我原本想通过试错来学习，但有了你——有了你，我的探索会简单得多。更高效。更有趣。” 机器人笑了，面板允许的范围内笑得尽可能灿烂。

Dex没有笑。Dex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呃……”

Mosschap合起铰接的双手恳求道。“Dex兄弟，和我一起穿越Panga。去村庄，去城市。和我一起旅行，帮我回答我的问题。”

机器人不可能是认真的，Dex想。会吗？机器人会开玩笑吗？“那要花好几个月，” Dex说。“我——我做不到。”

“为什么不行？你说你从一个城镇旅行到另一个城镇。”

“是的，但是——”

“这有什么不同？” Mosschap的肩膀微微耷拉下来。“你不想和我做伴吗？”

“我不认识你！” Dex脱口而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们才聊了五分钟，你就想……你想……” 他们摇摇头，徒劳地试图理清思绪。“我现在不做茶水服务。我刚离开村庄。我有一段时间不会回去那里。”

Mossca p歪着头。“你要去哪里？”

“Hart’ s Brow。你知道，那个——”

“山，” Mossca p惊讶地说。“是的，我知道。” Dex实际上能听到机器人头部里有什么东西在旋转。“你为什么去那里？那里什么都没有……哦，隐修所！你要去隐修所？”

“是的，” Dex说。

“啊！” Mossca p说，仿佛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它的头再次歪了一下，像一只寻找球的狗。“为什么？你知道那会是一片废墟吧。”

“我猜到了。你去过那里吗？”

“没去过隐修所本身，但去过Antlers，去过的。那里的山谷里有很棒的黏菌(slime molds)。” Mossca p的语气像一个人深情地想起某种稀有美酒。无论它在回味什么愉快的记忆，机器人的情绪很快转变为担忧。“Dex兄弟，你以前去过荒野吗？”

“我在村庄之间旅行过。”

“公路和荒野不一样，去Hart’ s Brow的旅程需要……那东西一天能走多远？” Mossca p再次指向马车。

“我能走一百英里，差不多。”

“那么，那是……抱歉，我算术很慢。”

Dex皱起眉头。“什么？” 机器人算术怎么会慢？

“嘘，我不能边乘法边说话。” 旋转声继续着。“那至少要花你一周时间。” Mossca p沉默了。“据我所知，你们这种生物在荒野里待那么久还能出来的，我不知道有谁。在这里很容易迷路。”

“我以为你说机器人没有和我们接触过。”

“活着的没有，是的。”

Dex回头看向道路的方向。黑色的路面已被夜色吞没。“那条路一直通到Hart’ s Brow吗？”

“是的，” Mossca p缓慢地说。“我有一段时间没来这边了，但我想是的。”

“那么，我不会离开道路。反正我也没打算离开。”

机器人不安地坐立不安。“Dex兄弟，我觉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我不太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如果你允许我提个建议……我认为这是个坏主意。” Mossca p若有所思地挠着笔直的下巴。“嗯。去一周，回来一周。时间不算太长，而且我没有日程安排。”

“什么？”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 Mossca p欢快地说。“我可以安全地带你到隐修所，在路上，你可以告诉我关于人类习俗我需要知道的一切。公平的交换，你说呢？”

从大局来看，这确实公平，而且可能明智，肯定比机器人最初的提议轻松得多。但不。不。这不是Dex想要的，或需要的，或曾经设想过的。这很奇怪，令人困惑，而且与独处相反。他们揉着额头，仰望星空，叹了口气。“我……听着，我……”

Mosschap向后靠去，安抚地举起双手。“你需要时间处理。我理解。”它笑了。“我会等。”它回到椅子上，双手叠放在膝上，等待着。

Dex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们走进马车，在身后关上门。他们需要安静，一个熟悉的空间。他们环顾自己的家。植物、书籍和衣物。和昨天一样。一如既往。

他们偷偷从窗户往外看。Mosschap还在那里，还坐着，还在微笑。

Dex猛地拉上窗帘。这从头到尾都很荒谬。就在一眨眼之前，他们还在搭营地、洗澡、烤蔬菜，准备急需的睡眠。现在在……现在，有个机器人坐在他们的篝火旁，问他们能否用两个世纪人类文化的速成课程来交换偏远小径的护送服务。

Dex坐了一会儿。他们站起来。又坐下。再站起来。他们来回踱步。

他们不可能做这件事。显然不可能。他们只是个该死的茶僧，不是学者、科学家，也不是那些无数更适合促成两百年来人类与机器人首次接触的职业人士。Dex几乎记不清分别承诺(Parting Promise)是什么了。他们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不是自私，他们想。这是**事实**。

他们继续踱步。他们可以给机器人指路去锤击镇(Hammerstrike)。毕竟Dex有卫星信号。他们可以给镇议会发消息，告知Mosschap要来了，然后由有资质的人接手后续事宜。**对**。Dex对自己点点头。对，这样就行。这就是他们的贡献，至于接下来发生什么，等回去后从新闻里读就是了。

心满意足地，他们站起身打开车厢门，对即将给出的答复充满信心。“Mosschap，我——”

“嘘，” Mosschap大声低语道。它的语气既是警告也是兴奋。“别吓到它。”

Dex顺着Mosschap指的方向看去，只看到夜晚森林的漆黑一片。“别吓到**什么**？” Dex嘶声回应。

黑暗中有东西在移动。声音很响。体型很大。

Dex的心跳漏了一拍。他们再次看向机器人。Mosschap一动不动，保持警觉，但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机器人会逃避危险吗？它们知道要逃吗？它们**需要**逃吗？Dex琢磨着自己是不是该回到车里，但还没等关上门，声音的来源就出现了。

一只巨大的荆棘熊(ramble bear)从阴影中走出，进入火光范围，用它肥厚湿润的鼻子嗅着地面。它抬起头，直直地看着Dex。Dex赶紧移开视线，知道最不该做的事就是直视熊的眼睛(除非你想让那成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Dex此刻最想做的是关上门，但他们吓得动弹不得。

熊朝Dex的方向哼了一声，然后慢悠悠地走向篝火。Mosschap也低着头，还关掉了眼睛里的光。熊的鼻子抽动着，终于找到了它的目标：Dex的餐盘。它狼吞虎咽地吃完食物，不紧不慢地舔掉每一点烧焦的碎屑。吃完后，它的鼻子又转向车厢，那里有黄油、坚果和甜食在等着。

Dex用力关上门，匆忙中差点向后摔倒。车厢，感谢查尔(Chal)，是防熊的。这一点已经被证实过两次了，当时Dex从酒馆或客栈回来，发现有熊类访客为了吃到里面的零食把车翻了个底朝天。Dex不担心车厢。他们担心的是这次他们

就在车厢里面。车厢或许不会被折腾，但Dex会。

但与同类的习性相悖，这只熊没有理会车厢。它再次满怀希望地嗅了嗅盘子，然后悠然走回树林，他们生命的短暂交集就此结束。

Mossca p的眼睛重新亮起，它满心欢喜地望向Dex的窗户。机器人兴高采烈的话语透过车厢墙传来，声音有些模糊。

“是不是**很刺激**？！”

Dex滑坐到地板上，双手抱住仍然湿漉漉的头发。他们想起外面的车身彩绘，Mossca p对它很感兴趣。他们想起现在倚靠着的储物箱，里面装满了临时圣坛的装饰物。他们想起那条果胶打印的吊坠，一如既往地挂在喉窝处。全是熊，这一切。熊，熊，熊。

Dex修士——忠诚的信徒、游方茶僧、神圣六德(Sacred Six)的终身学习者——把头靠在箱子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他们闭上眼睛，又多闭了一会儿。

“操，”他们说。

与机器人面对面是一回事，机器人提出与你同行是另一回事，(最终)同意这个提议又是一回事。至于该聊些什么，那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如果Mossca p对尴尬的沉默有任何概念，它似乎并不在意。它轻松地跟上牛式自行车(ox-bike)的速度，不知疲倦地快步走在旁边，而Dex继续在这条古老道路上艰难爬坡。Dex睡得比预期的好——事实证明疲惫战胜了困惑——但早晨骑行时小腿已经酸痛，这让人有点难受。Dex抬头看着前方令人生畏的道路，它似乎随着每一次蹬踏变得越来越陡峭、越来越荒芜。Dex本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骑手，但这与高速公路可大不相同。

“你知道，我可以帮忙的，” Mossca p说。“我不知道能不能骑得快多少，但至少会让你轻松些。”

“怎么帮？” Dex喘着粗气说。

“我可以推。或者拉，取决于——”

“绝对不行，” Dex说。

机器人沉默了，Dex语气中的坚决阻止了任何进一步的讨论。Mossca p耸耸肩，继续它轻快的行进，看起来很开心地望着周围的森林树冠。一只喋喋鸟(chatterbird)落在附近的树枝上，唱着它著名的断续歌声。Mossca p微笑着回应这叫声，几乎完美地模仿了那声音。

Dex一边蹬车一边斜眼看着机器人。“模仿得真像，有点吓人，”他们说。

“是双狐(Two Foxes)教我的，” Mossca p说。

Dex困惑地皱起鼻子。“两只狐狸教你——那是另一个机器人吗？”

“是的。双狐是鸟类行为专家。它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聆听鸟鸣。”

Dex注意到Mossca p的措辞。“那么，用it是正确的？你们不会更喜欢they或者——”

“哦，不不不。那些词是用来指人的。机器人不是人。我们是机器，而机器是物体。物体就用it。”

“我觉得你不仅仅是个物体，” Dex说。

机器人看起来有点不悦。“我也从不会叫你只是一只动物，Sibling Dex。”它转头看向道路，高昂着头。“我们不必归入同一类别就能拥有同等价值。”

Dex从未这样想过。“你说得对，”他们说。“我很抱歉。”

“别这样。这是一场交流，记得吗？这些事总会发生的。”

另一段沉默充斥着空气；Dex抛出另一个问题来打破它。“你们有多少个？”

“哦，我不知道，” Mosscaj轻松地说。“我想大概几千个吧。”

“几千个，你想？”

“我就是这么说的。”

“你不知道？”

“你知道Panga上有多少人吗？”

“我是说……大概知道。不是确切数字。”

“那么，我这边也一样。几千个，我想。”

Dex皱起眉头，轻柔地绕过一个坑洞。“我以为你们会记录这个。”

Mosscaj笑了。“要追踪机器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太容易沉浸在事情里了。比如Fire Nettle。它有一天走上一座山，然后我们有六年没见到它。我以为它坏掉了，但没有，它在看一棵树苗从种子长大。哦，还有Black Marbled Frostfrog。它算是个传奇。它已经躲在一个洞穴里观察石笋形成三十五年了，而且不打算做别的事。很多机器人都做这类事。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想要他人陪伴，我们谁也不遵循人类会觉得舒适的时间表。所以，没有简单的方法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个。”

“我以为你们能够……我不知道，互相听到，” Dex说。“回应信号，或者什么的。”

Mosscaj慢慢转过头。“你不会以为我们是联网的吧？”

“呃，我不知道！你们是吗？”

“天哪，不是！呃！你能想象吗？”机器人的脸因厌恶而显得棱角分明。“你想要其他所有人的想法都在你脑子里吗？你想要哪怕一个其他人的想法在你脑子里吗？”

“不想，但是——”

“不，当然不想。即使我们的硬件允许那样——它绝对不允许——我也看不出那样做除了让我们完全疯掉还能做什么。呃。那太可怕了，Sibling Dex。”

Dex想了又想。“那么，你们当中那些确实想要陪伴的，你们怎么知道在哪里见面？有村庄，或者……”

“没有。我们不需要食物、休息或庇护所，所以定居点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有的是聚会地点。林间空地、山顶，那类地方。”

“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见面？”

“每两百天一次。”

“每两百天。就这样。”

“需要更复杂吗？”

“我想不需要。你们见面时做什么？”

“我们聊天。我们分享。” Mossap耸耸肩。“任何社会性生物见面时都做什么呢？”

“好吧，所以你们聊天，然后……各自离开。去看石笋，或者别的什么。”

“我们不都是那么专一或那么孤独的。有些喜欢结伴旅行。我有一段时间是三人组的一员。我和Milton's Millipede还有Pollen Cloud。我们一起进行了很棒的对话。”

“后来怎么了？”

“Milton's Millipede对鱼类产卵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我对深入观察那个特定事件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分道扬镳了。”

“没有不愉快？”

Mossap看起来很惊讶。“为什么会有？”

Dex的头已经开始疼了。“那么，如果没有定居点，你们只是在随机地方见面——”

“它们不是随机的。”

“在不同的地方，那么，而且你们不联网，你们不能远距离通信——对吧？你们不能？”

“我们不能。”

“那么机器人们怎么选择你离开荒野的？这不可能是一致决定。”

“嗯，不是。Black Marbled Frostfrog不离开它的洞穴，记得吗。” Mossap调皮地笑着说这话。“抱歉，我会认真的：我们在Meteor Lake举行了一次大型集会，在那里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们怎么知道去那里？”

“哦！缓存。当然，你不知道缓存的事。”

“什么是缓存？”

“我们留下书面信息的防风雨盒子。我们有五万两千九百三十六个。”

“等等，等等。你们不知道有多少机器人，但你们知道你们有五万两千……”

“……九百三十六个通信缓存，是的。我能感知它们的位置。”

“怎么做到的？”

“这是非常古老的技术，从我们觉醒之前就有了。工厂里有供应容器。工具箱、原材料之类的。我们离开后，为了自己的用途重新利用了这个想法。” Mossqap轻敲它的前额。“缓存发出信号，我能接收到。我们，呃，借用了你们通信卫星的一些功能来做这个。” 它把一根手指放在它不动的嘴上。“别说出去。”

“没人注意到？”

“不是吹牛，但我们掩盖数字指纹的能力比你们发现它们的能力强得多。”

“是啊，我想也是。好吧，那么：你们互相留纸条。”

“是的。检查你附近的任何缓存是常见做法，只是看看有什么新消息。机器人们开始传播关于在春分日举行大型会议的消息，我们有足够多的成员在那里进行适当的讨论，讨论是否该去看看你们都在做什么了。”

“那你是怎么被选为唯一代表的？”

“我是第一个自愿的。”

Dex眨了眨眼。“就这样？”

“就这样。”

Dex琢磨了一会儿，Mossqap继续对着鸟儿低语。“你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Dex最后说。“我是说，我根本没想过会遇到你们任何一个，但是……” 他们摇摇头。“我不会想象出你这样的。”

“为什么不会？”

“你真是……灵活。流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或者在哪里。你只是随波逐流。我以为你会全是数字和逻辑。有结构。严格，你懂的？”

苔帽看起来很有趣。“多么奇怪的想法。”

“是吗？就像你说的，你是一台机器。”

“然后呢？”

“然后机器之所以能工作就是因为数字和逻辑。”

“那是我们运作的方式，不是我们感知的方式。” 机器人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你看过蚂蚁吗？”

“我是说……当然。可能不像你看得那么多。”

苔帽轻笑，承认确实如此。“许多小生物都有奇妙的智能。当然，与你我的非常不同，但就是很奇妙。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很复杂。如果你观察一个蚁巢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它们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食物、威胁、障碍物。它们做出选择。决定。这非常符合逻辑——严格，正如你所说。食物好，其他蚂蚁坏。但蚂蚁能感知美吗？蚂蚁会反思作为蚂蚁的存在吗？不太可能，但也许会。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过让我们假设，为了这次对话，它不会。让我们假设蚂蚁缺乏那种

特定的神经复杂性。在这方面,在我看来,智能不如人类复杂的生物更符合你对机器行为方式的预期。你的大脑——人类的大脑——最初是一个食物好,其他猿类坏的机制。你的深处仍然有那些根本功能。但你远不止于此。把你提炼成你成长起源的东西就像……”它寻找一个例子。“如果你愿意,停下自行车。”

德克斯停下了自行车。马车呻吟着但服从了。

苔帽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马车上的壁画。“你会如何描述这幅画?”

德克斯不喜欢感觉自己刚走进一场突击测验,但他们配合了。“快乐,”他们说。“欢快。热情。”

“这是一种描述方式。你不也可以把它描述为涂在木头上的颜料和漆吗?这不就是它的本质吗?”

“我想是的。但那——”德克斯闭上眼睛片刻。啊。“那没抓住重点。那是倒着思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正是如此。它忽略了由这些事物组合而产生的更深层含义。”苔帽自豪地触摸着他们的金属躯干。“我由金属和数字构成;你由水和基因构成。但我们每个人都不仅仅是那些。而且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原始成分来定义那不仅仅是什么。你感知的方式不同于蚂蚁,就像我感知的方式不同于……我不知道。吸尘器。你们还有吸尘器吗?”

“当然。”德克斯停顿了一下,回忆起年轻时的博物馆展览。“反正是手动的。我们不再做机器人了。”

“因为……”苔帽指着自已。

“是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你们,所以我们不想乱搞。”

“嗯。我还以为人们会在我们离开后研究觉醒呢。”

“我相信某个地方有人在研究,但很难研究不存在的东西。而且试图制造更多的你们是一团伦理混乱。宇宙中有些东西最好别他妈去碰。”德克斯让自行车再次运转起来,花了一点时间专注于齿轮简单的旋转。“我还是认为你最好找萨玛法的门徒,”他们说。“你们可以互相扭曲对方的头脑,直到你们都崩溃。”

苔帽笑了。“也许我会在这之后去找他们中的一个。但现在……”机器人满足地环顾着阳光明媚的森林。“我认为我在应该在的地方。”

德克斯的小腿与重力对抗,与特里基利永恒不变的拉力对抗。天哪,在斜坡上恢复速度是多么困难,即使有牛式自行车的帮助。“所以,如果双狐喜欢鸟叫声,那你呢?你喜欢什么?”

“昆虫!”苔帽喊道。它的声音充满喜悦,仿佛之前的每一秒都在等待德克斯提起这个话题。“哦,我太爱它们了。还有蛛形纲动物。所有无脊椎动物,真的。虽然我也爱哺乳动物。还有鸟类。两栖动物也非常好,真菌和霉菌也是,还有——”它停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你看,这就是我的问题。我的大多数同类都有一个专注点——不一定像双狐或黑色大理石岩蛙那样专注,但他们至少有一个专业领域。而我……我喜欢一切。一切都很有趣。我了解很多东西,但每样都只懂一点。”苔帽的姿态因此改变了。他们有点驼背,低下了目光。“这不是一种很好学的方式。”

“我能想到一群僧侣会不同意你的看法,”德克斯说。“听起来你研究波什的领域。以一种非常宏观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你是个通才。那就是一种专注。”

苔帽的眼睛睁大了。“谢谢你,德克斯兄弟姐妹,”它过了一会儿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德克斯歪着头给了苔帽一个不客气的点头,然后盯着他们看到的東西。“你的,呃,脖子部位有条虫在爬。”

“那是天鹅绒叶虫(velvet leafworm),是的,我知道。我碰到灌木丛后它顺着我的手臂爬上来了。没事的。”

德克斯越来越不安地看着叶虫往上爬,用它的长触角探索,最终滑进了通向苔帽头部的黑暗缝隙。“呃,苔帽?它——”

“是的。没事的。”

关于碎裂道路的问题在于,有些碎裂的地方有边缘,而其中一些边缘很锋利。这辆马车本来是为了承受大量磨损而制造的,但面对四天的锯齿状混凝土,它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于是Dex发现自己正惊慌失措地翻找马车的储物格,试图找到那卷补丁胶带——也许能阻止淡水箱通过被无情道路撕裂的洞口倾泻而出。

“你可能需要快点,” Mosscap在外面喊道。

“我他妈正在快,” Dex吼道,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天哪,该死的胶带在哪儿?

“我是说,这可能还算好的,” Mosscap用轻快的语气回答。“要是灰水箱就糟了。”

Dex没理会机器人,专注于自己焦躁的情绪。他们找到了剪刀(不是),肥皂(不是),以为已经回收了的破袜子(不是),植物肥料(不不不),然后,谢天谢地——找到了!——胶带。

Dex冲回路上的水洼边,水洼在短短一两分钟内已经变得大得令人不安。Mosscap跪在破裂的水箱旁边,金属手掌压在洞口上,勉强遏制着水流。Dex撕下一段厚重的纤维素条,滑进水洼里。Mosscap把手从水箱上移开时,一股水流把他们俩都淋湿了,但Dex迅速开始修补。

Mosscap看着Dex工作。“如果我来撕,你来贴,会不会更快?”

Dex对Mosscap帮忙的想法感到抗拒,但看着水不断从手臂上流过,他们别无选择。“行吧,”他们说,把胶带卷扔给Mosscap。

Mosscap拉出一段胶带,全神贯注地撕下一条。“哈!”它说道,过了一秒才想起要把胶带递过去。“哦,这真挺令人满意的,不是吗?”它又撕了一条,又一条,又一条,热情高涨地加快速度。

“我真高兴你乐在其中,” Dex嘟囔道。水洼已经浸透了他们的裤子,他们能感觉到内衣开始贴在皮肤上。但有了Mosscap的帮助,修补工作进行得很快,很快,水就被牢牢地封在了绷带后面。反正也没剩多少水了。Dex绝望地看着珍贵的液体在路上越流越远,不可能再收回来了。

“没事的,Dex兄弟姐妹,” Mosscap说。

“这怎么会没事?” Dex问。“我需要——等等,你还好吗?”他们关切地看着这个机器人——这个浑身湿透、充满金属和电路的机器人。

“哦,是的,我完全防水,” Mosscap说。“如果不防水,我还怎么去看湖鳐(lake rays)呢?”

Dex只能猜测那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太专注于眼前的事,无暇追究这个话题。他们回头看了看水箱侧面的水位计。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供水了,而灰水箱里的水都已经过滤回用了。Dex沮丧地呻吟。这点水量可以让他们保持水分,但做不了别的。

“你怎么重新装水?” Mosscap问。

“在村子里用软管灌进去。”

“啊。”

“是啊。”

他们沉默地坐着，Dex陷入沉思，而Mossca看着一只松鼬(pine weasel)从附近的树枝上跳下。“好吧，那么，” Mossca欢快地说。它有目的地躺在湿透的沥青路面上，仔细查看马车底下。“啊！这很简单，” 它说。

“什么很简单？” Dex问。

“稍等一下。” Mossca开始摆弄什么东西。在Dex完全反应过来之前，传来了一声金属撞击声、沙沙声和砰的一声。

“你在干什么——”

Mossca站了起来，单臂将现在已拆下的水箱扛在肩上。水箱里的水哗啦作响。“这附近有条小溪，” 它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装满，倒进灰水系统，你就能继续上路了。”

“等等，等等，等等，” Dex说着站起来。“停下。把那个放下。” 他们一部分惊叹于Mossca的力量，但这种敬畏的感觉让他们更加坚定要让机器人停下来。

Mossca把水箱放下，看起来很困惑。“怎么了？”

“我不能——” Dex用手理了理头发。“我不能让你做这个。”

“为什么不能？”

“因为——因为我需要自己做。”

Mossca看了看半满的水箱，又看了看Dex的身体。“我觉得你做不到。”

Dex皱起眉头，卷起湿透的袖子，抬起水箱。或者说，至少他们做出了抬起的动作，用尽了每一块肌肉。然而，水箱纹丝不动。即使用双手，Dex也只能勉强挪动Mossca轻松举起的东西。“好吧，” Dex恼火地说。“如果你告诉我小溪在哪儿，我可以把它拖过去。”

“怎么拖？” Mossca问。

Mossca忘了马车吗？Dex指向马车，因为显然，*马车*啊。

机器人摇了摇头。“你的机械驮兽(ox-bike)在灌木丛中走不了五英尺。” 它朝水桶倾了倾头。“你拖不动这个，当然也扛不动。让我帮忙吧。”

Dex皱起眉头。“我——我不能，我——”

Mossca歪了歪头。“为什么？”

“这只是……感觉不对。你——你不应该替我做我的工作。这感觉不对。”

“但为什么？”机器人眨了眨眼。“哦。因为工厂的事？”

Dex尴尬地看着地面，为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过去感到羞愧。

Mossca抱起胳膊。“如果你有个比你高的朋友，你够不到什么东西，你会让那个朋友帮忙吗？”

“会，但是——”

“但是？这有什么不同吗？”

“这……这不一样。我的朋友不是机器人。”

机器人思考了一下。“所以，你把我看作更像人而不是物体，尽管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但你不能把我看作朋友，即使我想成为朋友？”

Dex不知道该说什么。

Mossca向后仰起头，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Dex兄弟，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想要修好这个？我深切地、强烈地想要送你到目的地，不是出于慈善，也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因为我感兴趣？”

“我——”

Mossca将空闲的手放在Dex的肩膀上。“我理解你的用心，真的。但如果你不想侵犯我的自主权，就让我拥有自主权。我想拿着氧气罐。”

Dex举起双手。“好吧，”他们说。“好吧。拿着氧气罐。”

“反正我也不需要你的许可。”

Dex结巴了。“不，我是说——”

Mossca的一只眼睛快速关闭，然后又打开。一个眨眼。“我在逗你。” Mossca走下柏油路，进入灌木丛，朝山下走去。“来吧。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散步。”

“哇，哇，等等，” Dex说。

Mossca的脸并不是为表达恼怒而设计的，但它还是传达出了这种感觉。“怎么了？”

Dex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本能，一条被无数父母、老师、护林员、公共服务公告和路标全力呼喊的规则。“这里没有小径。”

Mossca低头看了看自己站在野地上的脚。“然后呢？”

“然后你——” Dex有点语无伦次。“好吧，也许你可以，但我不能离开小径。我不应该这样。”

机器人盯着他们看，仿佛Dex开始说另一种语言。“动物一直在森林里行走。你觉得小径是怎么形成的？”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那种小径。我是说——” 他们指向身后那条连接着后方世界和前方隐居地的道路。

“小径就是小径，” MossCAP说。“它只是为了让行走更容易。”

“还有保护生态系统免受这种行走的影响。”

“嗯，” MossCAP说，考虑着这一点。“你是说像一道屏障。”

“正是像一道屏障。在一个地方开辟一条路径，总比破坏整个地方要好。”

“但肯定，这只适用于有很多人经常经过的地方。”

Dex坚定地摇了摇头，与他们年轻时的老师和护林员保持一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规则的例外，这正是麻烦开始的地方。一个人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

“每个生物都会对其他生物造成伤害，Dex兄弟。否则你们都会饿死。你见过公麋鹿(bull elk)在咬球灌木丛(bitebulb thicket)中横冲直撞吗？”

“我……不能说我见过。”

“那是关于践踏的一堂好课。有时候，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经常如此。我向你保证，就在我们刚刚走的这几步里，我们都杀死了无数微小的生物。” MossCAP看着Dex的眼睛。“你不是要养成这个习惯。你不是在开辟新的小径，或清理一片树林，或者……我不知道，在这里开派对。你只是和我一起散步，一旦完成，我们会直接回到路上。我向你保证，森林很快就会忘记你来过这里。而且，我会引导我们。我会告诉你是否有不该踩的东西。现在，你能跟我去该死的小溪吗？” MossCAP继续下山，没有留下反驳的余地。“哦，你可能要把袜子拉起来。”

Dex皱起眉头。“为什么？”

“这里有很多东西都想接触到像你这样没有保护的皮肤，” MossCAP边走边喊道。“人类不再有毛皮真是太糟糕了；它在减轻寄生虫方面确实很有帮助。但这对寄生虫来说是好运气，不是吗？就像你说的，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事。”

这句话的每个字都让Dex质疑导致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每一个人生决定。他们嘟囔着，把袜子拉起来，直到能感觉到脚后跟下的线绷紧，然后跟着MossCAP走进树林。

...

尽管Dex抗议着小径的神圣性，但只有在缺失的情况下，Dex才真正理解什么是小径。他们以前曾在保护区徒步旅行，在茶叶路线上的那些年里，骑行穿越过的无人照料的地方多得数不清。那些经历是舒缓的、平静的、有些冥想性的。让你的脚跟随一条小径不需要太多的脑力，这意味着你的思想有充足的空间漂移和放慢。穿越未开垦的荒野完全是另一回事，Dex感觉到自己体内某种原始的东西觉醒了，一种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极度专注的精神状态。没有空间让思绪游荡。Dex所能想的只有：注意树根，向左，那看起来有毒，小心那块石头，那安全吗，松软的泥土，好的，向右，避开那个，小心，小心，小心。每一步都有几十种变化，而在之后的每一步，规则又会再次改变。在小径上行走感觉流畅。Dex正在学习，离开小径行走，感觉就像玻璃一样锋利。

然而，森林是令人惊叹的，在松散的砾石，注意那株植物，越过，钻过，小心之间的微小认知间隙中，Dex感受到了这个地方不可否认的美丽。他们确信在这次远足结束之前，自己会以各种方式被刺伤或擦伤，但一旦他们掌握了在

灌木丛中攀爬的诀窍，他们开始享受自己。他们微笑着，感受到让他们从锤击镇(Hammerstrike)折返的那种起泡的叛逆感。这有点好玩。

“小心洞穴，” MossCAP说。“这里有一些多产的黄鼠狼(weasels)!”

Dex注意到地上那些小而规则的洞，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谢谢，” Dex说。“没人想扭伤脚踝。”

“嗯，还有苹果蜘蛛(apple spiders)。”

Dex僵住了，错过了一步。“什么?”

“苹果蜘蛛。它们与黄鼠狼有互利共生的关系。这很奇妙。黄鼠狼提供生活空间并且不打扰它们,而蜘蛛则把更大的捕食者挡在外面。”

“怎么做到的?”

“哦,它们极其好斗。”

Dex 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洞穴入口,洞口覆盖着苔藓和碎屑,遮蔽了更深处的内容。“为什么叫苹果蜘蛛?”

“因为它们的大小。” MossCAP 将手指围成圆形,做出一个球体。“光是腹部就有大约——”

“明白了,很好,谢谢,” Dex 说。他们踮着脚尖匆匆穿过洞穴区,仿佛那里铺满了热炭。

Dex 在到达溪流之前就听到了水声,惊叹于森林在靠近水源时变化如此之快。落叶树混杂在原本单一的常青树中。奇异的百合和沼泽灯笼的数量超过了蕨类植物和多刺藤蔓。MossCAP 用空着的手臂拉开一丛大灌木的枝条,让 Dex 安全通过到达另一边的水道。

“到了,” MossCAP 说。“有很多水喝!”

Dex 低头看着溪流。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它看起来都会很美。水流翻越光滑而色彩斑斓的岩石。斑驳的阳光在水流中闪烁如碎金,无尽水流的打击乐旋律似乎完美地调和着,能让烦躁的心灵平静下来。但 Dex 来这里不是为了看溪流。Dex 是从溪流中取水的,这个事实让他们注意到了其他细节。像毛皮一样覆盖岩石的怪异褐色藻类。从溪边海绵状土壤中散发出的霉味。黏糊糊的鱼、掠水的虫子以及在水下游动的最好不要命名的残留物,还有漂浮在水面上的尸体般颜色的树叶。

“怎么了?” MossCAP 问。

Dex 抿着嘴唇。“这听起来会很蠢,”他们说。

“我不这么认为,” MossCAP 说。

“我知道水从哪里来,” Dex 终于说道。“我知道每个水龙头流出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这样的地方。我知道城市的水主要来自马莱特河,海戴尔的水来自猛禽岭。但我从未去过那些地方。它们只是……名字。概念。我知道水来自河流、溪流或其他什么地方,然后经过处理和净化,然后才流进我的杯子,但我不……我不会去想它。我不会想到像这样的地方是我可以使用的东西。这在我看来不像是资源。它是……它是风景。它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它不是用来索取的。它当然也不安全。”

Mosschap 看了一会儿溪流。“如果我们把水箱留在这里一小会儿,它会没事吗?”

“我……应该吧?为什么?”

Mosschap 把水箱咚的一声放下。“如果你愿意再走一段路,” 机器人说,“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

这座破败的建筑曾经是一家饮料灌装厂,不过如果 Mosschap 没有解释,Dex 是不会知道的。所有工厂时代的废墟看起来都一样。笨重的箱子、螺栓和管道塔楼。粗暴。实用主义。在视觉上与现在占据这具生锈尸骸的繁茂植物格格不入。但尸骸这个词并不适合形容这类建筑,因为尸体是丰富的资源——是准备被分解和回收的丰富养分。Dex 最熟悉的建筑符合这个描述。衰败是城市塔楼的内置功能,由半透明的酪蛋白和菌丝体砖石制成。那些墙壁终将开始分解,届时它们要么会被专门为此目的培育的材料修复,要么,如果建筑不再使用,就会被重新吸收进曾经承载它的景观中。但工厂时代的建筑,金属建筑——除了在其残骸中享受一些临时庇护的小生物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好处。它会腐蚀直到坍塌。这是它能达到的最大成就。它唯一的遗产就是在不属于它的地方持续存在。

Dex 在旅行中见过很多次这样的废墟。虽然有些已被收获可回收材料,有些被赋予了新用途,但少数几座完整地留在公路的视野范围内,作为对过去世界的提醒。重复已经离开活人记忆的历史是人类太过常见的倾向,潘加没有人在工厂时代活过。所以,虽然 Dex 曾远远地看过像灌装厂这样的地方,但之前从未靠近过。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站在工厂内部。建筑物巨大如洞穴,是工字钢和角度的无尽方程式。无法辨认地面曾经是什么样子,因为森林已经吞噬了它。有蕨类植物的嫩芽、蘑菇、荆棘缠结,全都生长在天花板上正在瓦解的洞口下方,斑驳的阳光从那里倾泻而下,生长得最为茂密。

“你对这个地方了解多少?” Dex 轻声说。

Mosschap 站在他们身边,凝视着那诡异的光线。“几乎一无所知,” 它说,“除了这个地方曾是什么,以及我的一部分不喜欢这里。”

Dex 转过身。“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Mosschap 耸耸肩。“这是我的一个残留。” 又是那个词,再次没有解释,机器人就轻快地继续说下去。

“我想这部分是我想和你一起去隐居所的原因。在我完全投入人类生活之前,我想理解这种感觉。我的一部分害怕你们的世界,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否值得去倾听。”

“你不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Mosschap 盯着 Dex。“等等,你……不会吧。你不会以为我来自工厂吧。”

Dex 直直地回视着。“难道不是吗?”

机器人大笑起来,笑声在墙壁间回荡。“Dex 兄弟!当然不是!我是野生建造的。如果我从工厂时代就一直在运作,我们根本不会进行这次对话。我是说,看看我!” 它伸出双臂,仿佛在展示一个显而易见的笑话。

这个笑话一点也不明显。

“哦,天哪,你……你真的不知道。很抱歉,我太傻了,不该想当然。” Mosschap 用教授般的审慎姿态指着自己的身体。

“我的组件确实来自工厂机器人,但那些个体很久以前就损坏了。它们的身体被同伴收集起来,他们把这些零件改造成

新的个体。它们的孩子。然后,当他们损坏时,他们的零件又被收集和翻新,用来建造新的个体。我是第五代建造。看,看这里。” 它把金属手放在自己的腹部。“我的躯干取自 Small Quail Nest(小鹌鹑巢),在他们之前,它属于 Blanket Ivy(毯藤)、Otter Mound(水獭丘)和 Termites(白蚁)。而在那之前……” 它打开胸口的一个隔间,打开指尖灯,照亮了里面的空间。

Dex 往里面窥视,眼睛睁大了。那里固定着一块看起来很正式的铭牌,被时间磨损但保持着一丝不苟的清洁。上面写着:643-14G, Wescon 纺织公司财产。

“该死,” Dex 低声说。在那一刻,感觉时间压缩了,历史不再被分割成各个时代和纪元,而是在这里,活着,此刻。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摸摸它,” Mosschap 说。

“我才不会把手伸进你的胸腔。”

“为什么不?”

“因为……不行。” Dex 把手插进口袋。“所以,你的身体……这个 643……曾是一个制造机器人。”

“躯干是的,但是——看,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意识到你没意识到,因为对我来说太明显了。” Mosschap 伸出手臂。“这些来自完全不同的机器人——PanArc 73-319,他组成了 Morning Fog(晨雾),后者组成了 Mouse Bones(鼠骨),后者组成了 Sandstone(砂岩),后者组成了 Wolf-and-Fawn(狼与幼鹿),后者现在组成了我。PanArc 73-319 做汽车组装。看到了吗?你可以从关节看出来。”

Dex 相信了 Mosschap 的话。“而你沒有他們的記憶。”

“沒有有用的記憶。我有一些……他們的印象。單一的畫面。我知道不屬於我的感覺。它們微小、短暫。一瞬間出現,轉瞬即逝。”

意思明白了。“殘留,” Dex 說。

“正是。”

“而其中一個殘留……害怕這樣的地方。”

“也許害怕這個詞太強烈了。警惕。謹慎。有點不舒服。”

Dex 靠在一個巨大的生鏽大桶上,讓疲憊的雙腳歇一歇。“你是由多少其他機器人組成的?”

“三個直接前身,但他們也是由其他機器人組成的。我的……我想你會說家譜由許多野生建造的個體組成,總共源自”——機器人用手指數着——“十六個工廠原型。”

“所以……如果零件在這麼長時間後仍然能用,而且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利用零件,為什麼要在它們損壞後拆開原型並混合它們的零件?為什麼不修理它們?”

Mosschap 用力點頭,表示這是一個好問題。“這在第一次集會上經過了詳細討論,那是在原型開始損壞之後。最終,大家認為那樣做不太理想。”

“但那是……那是永生啊。怎麼會不理想?”

“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是那样运作的。其他所有东西都会分解并变成其他东西。你——你是由源自无数生物分子组成的。你每天吃几十种死去的東西来维持你的形态。而当你死去时,你的一部分会被细菌、甲虫和蠕虫吸收,如此循环。我们机器人不是自然生物;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仍然受制于造物神(Parent Gods)的法则,就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如果我们不模仿世界最本质的循环,我们怎么能继续做世界的学生呢?如果原型仅仅修理自己,他们就会与他们拼命想要理解的东西背道而驰。我们仍在努力理解的东西。”

Dex 把手插进口袋。“你害怕那个吗?”他们问。“害怕死亡?”

“当然,” Mosschap 说。“所有有意识的生物都害怕。不然蛇为什么咬人?鸟为什么飞走?但这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我想。这很奇怪,不是吗?每个生物最害怕的东西却是唯一确定的事情?这似乎几乎是残酷的,把它如此……”

“如此根深蒂固?”

“是的。”

Dex 点了点头。“就像温氏悖论(Winn's Paradox)。”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Dex 轻轻叹了口气,试图回忆起他们作为见习生时必须读的一本书。“这是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生命从根本上与自身相悖。通常使用的例子是灌木地(Shrublands)的野狗。你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灌木地有野狗,但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Mosschap 说,看起来很着迷。

Dex 闭上眼睛,挖掘尘封的信息。“很久以前,人们杀光了蓝岸(Bluebank)所有的野狗,因为他们想去钓鱼、徒步旅行之类的,而不想被咬伤。”

“对。那毁掉了那里的生态系统。”

具体来说,麋鹿破坏了那里的生态系统。它们冒险进入了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把所有东西都吃了。灌木、树苗,什么都吃。很快,地面没有了植被,土壤开始侵蚀,水道也被破坏了,各种其他物种也因此失去了平衡。一片狼藉。但如果你从麋鹿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它们以前从不去那些田野的全部原因就是害怕。它们一直生活在野狗随时可能跳出来吃掉它们或它们幼崽的持续恐惧中。那是一种糟糕的生活方式。摆脱捕食者、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定让它们如释重负。但这恰恰与生态系统的需求相反。生态系统需要麋鹿保持恐惧才能维持平衡。但麋鹿不想害怕。恐惧是痛苦的,疼痛也是。饥饿也是。每只动物都被硬性设定为会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停止这些感觉。我们都只是想要舒适、吃饱、不害怕。这不是麋鹿的错。麋鹿只是想放松。“Dex朝那座废弃的工厂点了点头。”制造这样地方的人也没有错——至少,一开始没有。他们只是想要舒适。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活过五岁。他们想让一切不再那么他妈的艰难。任何动物都会这样做——如果有机会的话,它们确实会这样做。”

“就像麋鹿一样。”

“就像麋鹿一样。”

Mosschap缓慢地点了点头。“所以,这个悖论是,整个生态系统需要其参与者有所克制才能避免崩溃,但参与者本身却没有内置机制来鼓励这种行为。”

“除了恐惧。”

“除了恐惧，而恐惧是一种你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或停止的感觉。” Mossap头部的硬件发出稳定的嗡嗡声。“是的，这很糟糕，不是吗？”

“确实是。”

“那么，后来怎么办？”

“你是说麋鹿的问题？”

“是的。”

“他们重新引入了野狗，然后一切恢复了平衡。”

“那些想去那里徒步旅行和钓鱼的人呢？”

“他们不去了。或者如果去，他们接受风险。就像麋鹿一样。”

机器人继续点头。“因为另一种结果比野狗更可怕。你仍然依靠恐惧来保持平衡。”

“差不多。” Dex把头向后仰，好好看了看天花板。它有一种诡异的美感，既怪诞又悲凉。当他们移动头部时，身后的大桶轻轻地回响着，他们想到了那个无人看守地放在溪边的水箱。“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我想向你展示，我理解你对藻类的感受。”

Dex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感到迷茫。“我没听懂。”

“溪流里的藻类。那就是困扰你的东西，不是吗？”

“我不确定。我想是吧。里面有很多奇怪的黏糊糊的东西。我知道它不会伤害我。我知道它会被过滤掉。但有些……我不知道。”

Mossap微笑了。“你的某个部分不喜欢它。”

“对。”

那金属笑容变得更宽了。“一种残留。一种试图防止你生病的进化残留。”

Dex挠了挠后颈。“嗯。”

“残留是很强大的东西。很难忽视。但你有理智和工具来避免从那水里生病。而我……” Mossap用手指沿着大桶画了一下，让锈片像雪一样落下。“我知道我要去的世界不是最初者离开的那个世界。”

Dex把头转向机器人。“所以，你是说我们比我们的残留更聪明。”

Mossap缓慢地点了点头。“如果我们选择如此的话。”它拍了拍手掌，把手擦干净。“这就是我们与麋鹿不同的地方。”

他们俩都看了一会儿光线——光线，以及在其中舞动的花粉。一只鸟的影子飞过。一只精致的蜘蛛在旧控制杆之间细致地铺设着丝线锚线。一根藤蔓伸展着，它的移动与人类的时间不同步。

“这里很美，” Dex说。“我本来想象不到我会对这样的地方这么说，但是——”

“是的，它很美，” Mossap说，仿佛在内心做出了一个决定。“确实很美。垂死的事物往往如此。”

Dex扬起眉毛。“那有点病态。”

“你这样认为吗？” Mossap惊讶地说。“嗯。我不同意。”它心不在焉地触摸附近生长的一株柔软蕨类植物，像抚摸毛皮一样抚摸着叶子。“我认为，有幸见证一件事物走向终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

草鸡配枯萎青菜和焦糖洋葱

...

Dex在Haydale的许许多多堂兄弟姐妹中，有一个有个叫Oggie的小孩。在未来的某一天，Oggie会很聪明，但目前来说，他们烦人得要命。每次Dex来访，Oggie都会全程跟着，问个不停，想知道关于Dex的鞋子、牙齿、自行车、朋友、头发、家、习惯的一切。这孩子从不停歇。Dex记得有一个特别的晚上，当时他们和其他成年人围坐在火坑旁。突然，早就被哄上床的Oggie，穿着棉睡衣大步走进圈子里，带着Dex记不起自己曾经拥有过的那种自信，要求知道为什么脚有脚趾，为什么脚趾不能更像手指。管它什么睡觉时间。Oggie必须知道。

当Dex试图做晚饭而Mosscap在他们肩膀后聚精会神地看着时，Oggie浮现在了Dex的脑海里，机器人靠得太近了，近到Dex能听到它关节里每一个微小的咔嗒声。

“那是什么？”苔帽问道，朝砧板点了点头。“我不认识那种球茎。”

“这是洋葱，”德克斯说。他们剥掉外皮，开始切。

“那里面不会有多少营养的。至少你能吸收的不多。”

“我……我不知道。我想是的。但洋葱的重点不在这儿。”

苔帽把头凑过来，直直地盯着德克斯的脸——离得太近，太近了。“洋葱的重点是什么？”它饶有兴致地问。

“它很美味，”德克斯说。“基本上所有咸味食物加点洋葱都能变得更好吃。”他们切到一半停下来，用袖子揉了揉眼睛。

“你还好吗？”

“嗯，”德克斯说，泪腺开始分泌。“洋葱就是……很呛。它们……啊，该死。”他们更用力地揉眼睛，深吸一口气稳住自己。“它们的味道——就会这样。”他们含糊地指了指自己皱眉、湿润的脸。

“天哪，”苔帽说。它用两根指尖夹起一片切好的洋葱，仔细端详。“它一定非常美味。”

德克斯在安全范围内尽可能快地切着，然后冲出厨房，去找些清新空气。天啊，这洋葱太呛了。

苔帽又出现在他们身边，蓝色的眼睛盯着德克斯泪汪汪的双眼。“这种反应会持续多久？有危险吗？我能帮忙吗？”

德克斯不停地揉着眼睛，但眼睛还是火辣辣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先把洋葱炒起来，”他们说。

苔帽看起来就像刚被告知今天是节日一样。“我该怎么做？”它兴高采烈地问。

德克斯指了指。“锅已经热了。扔点黄油进去。”

苔帽拿起刀和黄油盒，就像从没拿过这些东西一样——当然，它确实没拿过。“放多少黄油？”

“大概……”德克斯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大小。“这么多。”

机器人切了大概那么多的一块黄油放进锅里。“黄油的重点是什么？”它问道，声音盖过了滋滋的响声。

“它是脂肪，”德克斯说。“没有脂肪什么都不好吃。”

苔帽思考了一下。“我想大多数杂食动物都会同意，”它说。“现在我该做什么？”

“把那些洋葱碎都扫进锅里——除了皮和顶部。那些扔进堆肥桶。”

机器人用刀尖指着那些碎屑。“这些，你不吃。”

“对。”

“我明白了。”苔帽按要求把洋葱扫进锅里，又按要求把碎屑放进堆肥桶。然后它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锅里发生的化学反应上。“你们是唯一这样做的物种，你知道吗。”

德克斯走回厨房，洋葱的攻击终于缓解了。“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这么说。”

“嗯。没错，但你也可以反过来说。猫头鹰是唯一在夜间捕猎的鸟类。虎甲是唯一会唱歌的甲虫。沼泽鼠——”

“我明白了。”德克斯钻进车里，打开小冰箱，取出一大瓶在鹿谷得到的大麦啤酒。刚好还剩够倒一杯的，这感觉是喝它的正确日子。

苔帽注意到瓶子，笑了起来。“哦，这个你们绝对不是唯一会做的物种。”

“你知道这是什么？”

“知道。我有关于啤酒的残留记忆。至少知道啤酒是什么。”

“你记得啤酒但不记得黄油？”

苔帽耸耸肩。“去问原版们，别问我。”

“所以……等等，还有什么会喝啤酒？”

“不是啤酒。是发酵的东西。绒翅鸟要是能找到发酵的水果，会为它们打架，即使周围有新鲜水果。它们之后会变得极其荒唐。”苔帽想到什么，身体朝德克斯凑过去，眼睛闪闪发亮。“你也会这样吗？转着圈跌跌撞撞，摔倒？”机器人的语气表明它真心希望如此。

“不会，”德克斯说。“我只喝一杯啤酒。”

“那不是——”

“足以让我醉得摔倒？不会。”

“啊，”苔帽失望地说。“那会有什么效果？”

“我会感觉很放松。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什么区别。”

“哦。好吧。行。”机器人看向洋葱。“我应该做些什么吗？”

“我来接手，”德克斯说，一边倒满杯子。他们喝了一口，品味着凉爽、苦涩的味道，然后找到一把铲子。“看，你要这样翻炒它们。”

苔帽专心地看着德克斯的动作。“我可以试试吗？”它问。“我现在对这个有点投入了。”

德克斯笑了。“当然。我去弄肉。”他们回到冰箱前，拿出一个纸包着的包裹，里面是一位感激的村民给的精心切好的草鸡肉。德克斯注意到，这是他们最后的新鲜动物蛋白了，而他们的蔬菜供应大概还能撑两三天。他们不习惯这么长时间不去村子里补给，但没关系。车里有大量脱水食品——至少够吃两周，他们猜测，这些从来都没用过。他们打开包装开始调味，专注于这个任务，而不去想他们打算在外面待多久，为什么会在外面，以及是否应该审视一下那个强烈的小愿望——那个根本不想回去的愿望。

德克斯找到了盐和胡椒。

“我很少看到你吃动物，”苔帽说。

“如果是我自己做饭的话确实不常吃，”德克斯说。“但如果别人端上来我总会吃，而且如果别人给我像这样的东西”——他们朝肉点了点头——“我会接受。否则，我只喜欢吃自己杀的动物。”

“你有那个技能吗？”

“我会钓鱼，但真的很无聊。我也打过几次猎，但从未独自一人。我觉得靠我自己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Mossap举起平底锅给Dex看洋葱。“这些看起来对吗？”

Dex评估了一下。“对，你做得很好。”

机器人高兴地笑了，骄傲地搅拌着。Dex切好草鸡并准备好，最后把美味的小块滑进锅里，在上面加了一大把绿叶蔬菜。Dex和Mossap之间再次陷入沉默，但这一次，没有任何尴尬。老实说，Dex觉得……这挺不错的。

“哦，嘿，”Dex说。周围的植物中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拿起一把厨刀递给Mossap。“你看到那边那株植物了吗？那株开着紫花的乱糟糟的植物？”

Mossap看了看。“你是说山百里香吗？”

“对，没错。你能给我割一把吗？配这个会很好吃。”

机器人的虹膜睁大了。“我从来没有为了食物收割过活物。”

“你煮了洋葱。”

“是的，但我不是把它从地里拔出来的那个人。”它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的刀。“我……我不确定——我是说，看着是一回事……”

“嘿，没关系，”Dex安慰地说。“我来做。你继续搅拌就好。”

Mossca照做了，看起来松了一口气。

香草被切好，晚餐被装盘，椅子被展开，火桶被点燃。除了萤火虫之外，虫子不太多，傍晚的空气很宜人。但Dex对着放在膝盖上的热晚餐盘皱起了嘴唇。有什么不对劲。自从Mossca到来后，他们就没有好好享受过一顿饭，一开始他们把这归咎于手头的怪事。但一起做饭很舒服。为什么吃饭就不是呢？

Mossca坐在对面的备用椅子上，姿势专注，脸上保持着愉快的中性表情，双手放在膝盖上。它对Dex微笑，等待他们开始。

Dex拿起叉子。肉煮得嫩而完美，香料在酥脆的边缘处变得焦黑。蔬菜看起来又软又甜，麦芽酒就在手边，准备把整顿饭都冲下去。Dex叉了一口，举起叉子，张开嘴，然后——“就是这个。”

Mossca眨了眨眼。“什么就是这个？”

Dex把叉子放回去。“我知道哪里不对了。”

“是……” Mossca环顾四周。“有什么不对吗？”

“有。” Dex用手指敲着扶手。“我不能给你提供食物。”

机器人的困惑加深了。“我不吃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吃东西。然而——”他们叹了口气，朝盘子做了个手势。“不给你提供任何东西感觉太失礼了。尤其是你还帮了忙。”

Mossca看着Dex的盘子。“我在物理上没办法吃那个。”

“我知道。”

“把那个放进我体内会伤害我。或者会招来动物。” Mossca考虑了后一点。“那实际上可能很有趣。”

Dex眯起眼睛。“你不能把自己当诱饵。”

“为什么不能？这是我从未考虑过的可能性。我体内一直都有虫子。为什么不能有雪貂呢？那可能很有趣。”

“当然。或者熊。”

“啊，” Mossca说。“是的，你说得对。我不能保证来的是小型食腐动物。”机器人为这个被否决的机会低下了头，然后立刻又振作起来。“抱歉，我们在谈论食物。你不必为此担心，Sibling Dex。我知道如果我 能 吃的话，你会给我提供食物的。”

“不是那样……”一绺头发落到Dex眼前，他们整理了一下，皱着眉头。“我不知道能不能解释这有多根本。如果有人来到你的餐桌旁，你就要喂他们，即使这意味着你会更饿一点。事情就是这样的。从逻辑上讲，我明白我们的情况不同，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内心的一切都在抓狂。我觉得在某个地方，我妈妈在生我的气。”

“所以，这是家庭期望。”

Dex以前从未审视过这个问题。“嗯……文化上的。我会觉得如果我去任何人家而没有被提供食物是很失礼的。我想不起有哪次没被提供过。但是，我的家人对此特别认真。他们在Haydale耕种土地，生产大量食物。我们有盈余。

盈余必须分享。”

Mossap身体前倾。“我觉得你以前没提过你的家人。你之前说你来自Haydale。你说你到了可以成为见习生的年龄时就离开了。但你从未谈论过你的族人。”

“我保持联系。我会去看他们。但我们……我不知道……”

“疏远了？”

“不，”Dex说，退缩了。那个词根本不合适。“我爱他们。他们爱我。只是……我从来没有真正融入那里。我们没有太多共同点。”

Mossap思考着。“除了分享食物的需要。”

Dex的嘴角向上扬了扬。“是的。我想是这样。”他们想了一会儿，寻找绕过这个难题的方法。“我有个主意。你能拿着这个吗？”他们把盘子递给Mossap，然后起身从厨房储藏处取了第二个盘子。“来，”Dex说。他们从第一个盘子里拿出一半的食物，放在第二个盘子上，递给Mossap。让新情况稳定了一会儿后，Dex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开始大口吃起来。

Mossap似乎吸收了他们的不适。它尴尬地拿着盘子，在Dex吃饭时显得很迷茫。

哦，Dex吃得多欢啊。草鸡和蔬菜和看起来一样好吃，当Dex把最后一块焦糖化的洋葱片塞进嘴里时，他们只感到满足。他们把盘子放在膝盖上，感谢地叹了口气向神明致意，然后抬头看着Mossap，朝机器人的盘子扬了扬下巴。
“你要吃那个吗？”

如果说摩斯卡普之前是困惑的，那么现在它已经完全陷入了迷茫。“我们刚刚不是讨论过我——”

德克斯举起手。“说不，我吃完了，你想要就拿去吧。”

摩斯卡普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嗯……不，我……吃完了，”它缓慢地重复道。“你想要就拿去吧。”

德克斯点点头，接过摩斯卡普的盘子。“谢谢，”他们说着，毫不迟疑地开始吃起来。“我很感激。”

机器人看着德克斯继续吃东西。“这非常愚蠢，”摩斯卡普说。

“是的，”德克斯说。

“而且完全没有必要。”

德克斯喝了一大口麦酒，愉快地呼了口气。“但管用，不是吗。”

摩斯卡普权衡了一下，然后饶有兴致地点了点头。“那我们就这么做。”

对于任何在人类基础设施中出生和成长的人来说，真正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你对世界的看法是颠倒的，这是很困难的。即使你完全知道你生活在一个在你之前就存在、在你之后还会长久存在的自然世界中，即使你知道荒野才是万物的默认状态，自然并不是只在城镇之间精心策划的保护区里才会出现的东西，也不是你忽略一段时间后就会在空地上冒出来的东西，即使你一生都相信自己深深融入了潮起潮落、循环往复、真实生态系统的节奏，你仍然很难想

象一个未被触碰的世界。你仍然难以理解，人类的建筑是被开凿出来、覆盖在上面的，这些才是夹缝中的地方，而不是反过来。

这就是德克斯骑跨在自行车上，站在旧路上，盯着沥青消失的地方时，迎面撞上的认知转变。

某个时候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几年前，几十年前，谁能说得清。整座山的一大块失去了凝聚力，抹去了人类之手开凿的铺砌线路。这不是道路受损的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德克斯和摩斯卡普站立的那个参差不齐的边缘之外，曾经存在过一条道路。任何脱落的沥青块都被岩石和土壤彻底吞没了，而这两者又被蕨类植物、树木、根系和地衣等繁茂的群落完全占据了。

“我很抱歉，德克斯同胞，”摩斯卡普说。

德克斯没有回答。他们盯着前方混乱的堆积物，试图理解胸中燃烧的感觉。其中有失望，也有沮丧，但当他们解开这团纠结时，发现大部分是愤怒，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加倍。这愤怒不是针对眼前的情况，而是针对这意味着放弃的暗示。我不能再往前走了，他们到达这个地点时就这样想，而当他们对此提出抗议时，理性的部分解释道：路没了。马车无法通过那里。就到这里了。

路没了。马车无法通行。这些观察在脑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德克斯就越愤怒。前方的地方只不过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个世界一直如此，也将永远如此。据推测，德克斯是它的一部分，它的产物，一个与其运作密不可分的存在。然而，面对在没有援助、没有改造的情况下进入这个世界的前景，德克斯感到无助。绝望。就像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腿在空中徒劳地挥舞着。

德克斯怒视着消失的道路，怒视着自己。他们踩下刹车，大步走进马车。

“哦，我太失望了，”摩斯卡普说，仍在外面。“我真的很抱歉。正如我所说，我很久没来过这一带了，而且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我不知道它是这样的——你在做什么？”

德克斯在马车里翻找着，手里拿着背包。他们装了水瓶和过滤器，当然，还有急救包，显然。袜子，大概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扔掉袜子。

“德克斯同胞？”

肥皂，不要。珠宝，不要。小饰品——天啊，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德克斯继续往袋子里塞东西，不在乎这些东西是怎么叠放的。一整套换洗衣服太多了……还是不够？他们塞进了裤子和衬衫，以防万一。

摩斯卡普把头探进马车。“你在做什么？”

德克斯站在食品柜前，思考着。骑车到隐修处本来要半天的路程，所以没有自行车，步行的话……

“德克斯同胞，不行，”摩斯卡普说。

两天，德克斯想。也许三天。他们拿了蛋白质棒、咸坚果、果干、肉干、巧克力。

“也许你在我们之前离开小路时产生了错误的印象。”摩斯卡普的声音很紧张。“那只是在一片平坦森林里走了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我从来没来过这里。”

“这不怪你，”德克斯说。他们加了一个便携式充电器给电脑和一条备用毯子，然后拉上了包的拉链。他们一扇接一扇地关上马车的窗户。

“我不明白，”摩斯卡普说。“为什么这么重要？”

德克斯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这个问题激烈地刺痛了，像一个不愿被戳的隐秘生物。他们坚定地从小车里爬出来；摩斯卡普跳到一边。

“你不必跟来，”德克斯说。“我们本来就打算在隐修处之后分道扬镳。你帮我已经非常友善了，但我耽误了你的事，你应该去做你自己的事。”

摩斯卡普无助地站着，看着德克斯锁上马车。“德克斯同胞，我——”

德克斯背起背包，拉紧背带。他们抬头看着高耸在自己上方的机器人。“我要走了，”他们说。

摩斯卡普的眼睛暗了一会儿。当蓝光重新出现时，比之前暗淡了一些。“好吧，”摩斯卡普说。“那我们走吧。”

人体可以适应几乎任何事物，但它在适应方式上却出奇地挑剔。德克斯曾以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他们已经在潘加骑行了多年。他们显然很健康。然而，在没有小径的山坡上攀爬了整整一天——翻越原木、穿过沟壑、小心翼翼地在乱石堆中寻找立足点——那些多年来一直轻松休息的肌肉强烈抗议着自己突然被踢进如此意想不到的任务中。

德克斯不在乎。他们的手掌和前臂被刮伤，血淋淋的。

德克斯不在乎。吸血虫正充分利用眼前的盛宴。他们的脚上起了一个水泡，那个位置不习惯被鞋子以陌生的角度摩擦。天空越来越暗。空气越来越稀薄。这座山似乎永无止境。

德克斯不在乎。

莫斯卡普在两人前行时几乎什么也没说，除了偶尔安静地建议“这边看起来容易些”或“小心那个树根”。德克斯对机器人的陪伴感到厌烦。他们不想让莫斯卡普在那里。他们不想让任何人在那里。他们想爬那该死的山，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这样做，然后，当他们到达隐居处时，那时……那时……

德克斯咬紧牙关，把自己拖过一块巨石，无视那句话结尾处的空白。

吸血虫吸血的地方开始肿起。汗水从德克斯发痒的皮肤上倾泻而下，浸透了已经沾满泥土的红棕色布料。德克斯能闻到自己的气味，麝香味和刺鼻味。他们想起了篷车里的甜薄荷香皂、蓬松的红色毛巾、那个可靠的营地淋浴器——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但总是在那里等着他们。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椅子、火盆、美丽的、美丽的床。

*我们在有床之前是怎么过的？*德克斯愤怒地想。*我们在有淋浴之前是怎么过的？*人类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生存了几十万年都过得很好，那你为什么不行？

开始下雨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个避雨的地方，”莫斯卡普说。它抬头看着天空。“那些云短时间内不会散去，一个小时后就会天黑。”

德克斯开始攀爬另一块岩石，手脚寻找着可以抓握的碎片，冰冷的雨水浸透了最后几块设法避开汗水的衣服。

这次，莫斯卡普没有跟随。它站在岩石底部，困惑地看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它问道。

德克斯什么也没说。

“你为什么来这里?”机器人的声音不耐烦地提高了。“你为什么在这里，德克斯手足?”

“我在努力攀爬，”德克斯在上面几英尺处厉声说道。“别打扰我。”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

“有人把你赶走了吗?”

“没有。”他们向上伸手。有一条小裂缝看起来还不错，但雨水让岩石变得湿滑。德克斯的手指从水中滑落，因紧张而颤抖。

“你在城市里有朋友，”莫斯卡普说。“你在海戴尔有家人。你为什么离开?他们伤害你了吗?”

“没有!”

“他们想念你吗?”

“天哪，你能不能——”

“他们爱你吗?”

“闭嘴!”这些话在岩石间回响，当它们反弹时，德克斯失去了抓握。与其说是坠落，不如说是滑落。他们的身体设法抓住了各种角度和点，减缓了速度，但撕裂了衣服和皮肤。德克斯在理解之前就感受到了冲击——是的，很硬，是的，很痛，但均匀、支撑性强、金属的。

莫斯卡普。

机器人用手臂环抱住德克斯的身体，吸收了下坠的力量，他们俩都向后摔倒在下面泥泞的岩架上。德克斯从机器人的怀抱中滚出来，颤抖地倒在周围的泥泞中。莫斯卡普迅速坐起来，它的镀层溅满了泥浆。

“你还好吗?”机器人叫道。

德克斯坐在泥泞中，冷雨倾盆而下，昆虫叮咬灼烧着，瘀伤和擦伤尖叫着，肌肉哭泣着，心脏颤抖着。他们喘着气。他们试图稳定自己。慢慢地，静静地，仿佛是事后想起的，德克斯开始哭泣。

“我不知道，”德克斯说，声音颤抖着。“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

莫斯卡普跪起来，向德克斯伸出一只手。“来吧，德克斯手足。让我们——”

“我不知道!”德克斯喊道。他们用双手打了一次泥巴，沮丧、愤怒，现在全身心地哭泣。他们看着莫斯卡普，愤怒而赤裸。

莫斯卡普的手仍然伸着。“来吧，”它说。它的声音平和、稳定，习惯于与狼、熊和受惊的小东西共处。

雨下得更大了。德克斯让机器人帮助他们起来，两人站了起来。莫斯卡普走着。德克斯跟着。它去哪里，他们都不在乎。

儿童故事对洞穴撒了谎。在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中，在这些地方避难的英雄让它们听起来像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角落——舒适、冒险，本质上是缺少家具的天然卧室。德克斯跟着莫斯卡普进入的洞穴没有一点符合这些描述。它崎岖而黑暗，角度令人不适。一股停滞的气味从不知什么地方散发出来；德克斯无法辨认它，也不想辨认。地板上毫无仪式感地躺着某个极度死亡的东西的脆弱肋骨架，周围散落着几簇无力的皮毛，被咬碎骨头的东西所不需要。关于这个洞穴，任何人能说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它是干燥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就够了。

颤抖着,Dex脱下了他们的衣服,把它们平铺在能找到的看起来最不可疑的岩石上,默默感谢Allalae,也感谢自己做出了带上换洗衣物和毯子的决定。外面太阳正在落山,但看不到任何粉色或红色——只有一片黑暗的森林,越来越暗。Dex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他们以为自己知道在外过夜是什么感觉。在茶路上,他们露营的夜晚远多于住在村庄客栈的夜晚。但在那里,他们有马车,有他们与世界之间的界限。而在这里,听着雨声,看着光线消失,Dex开始明白为什么“室内”这个概念最初会被发明出来。他们的思绪再次游走到那些先人身上,那些除了这样的洞穴别无他处可以蜷缩的人们。这对他们有用。一定有用过,否则他们不会在想出墙壁这个概念之前存活那么久。但对Dex来说,这还不够。这很可怕。这很危险。这很愚蠢,太愚蠢了。他们瞥了一眼地上的骨头,后颈的汗毛紧紧竖起。正如机器人会说的,这种恐惧是一种遗迹。或者,Dex反驳道,也许只是他妈的常识。

Mosscap坐在他们对面,盘腿而坐,双手叠放在膝上。“我们该生火吗?”它问道。“我可以去捡木头。”

Dex发出一声悲哀的、自嘲的笑声——是对着自己,不是对着机器人。“我不知道怎么生木火,”他们说。

“啊,”Mosscap伤心地说。“我也不会。”它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张开。Mosscap指尖上的光一个接一个亮了起来。“这样有帮助吗?虽然不暖和,但是——”

“有帮助,”Dex说,是真心的。十个小小的光点看起来不算什么,但Dex感觉自己的汗毛稍稍放松了一点。他们坐在地上。岩石不客气地顶着他们的臀部。他们把膝盖抱到胸前,双臂环抱着腿,下巴搁在膝盖上。他们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松动了,消失了,放弃了。既无理由也无明确意图,他们开始说话。

“我过得太好了。好得荒谬,好得不可思议。我没做什么配得上这一切,但我就是拥有。我很健康。我从未挨过饿。而且是的,回答你的问题,我——我被爱着。我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在那里创造的世界,Mosscap,它——它完全不同于你们的先祖离开时的样子。那是一个好世界,一个美丽的世界。它并不完美,但我们修复了很多。我们创造了一个好地方,达成了一个好的平衡。然而在城市里的每一天,我醒来时都感到空虚,还有……还有就是……疲惫,你懂吗?所以,我做了别的事。我打包了一切,从零开始学习全新的东西,天啊,我为此努力工作。我真的很努力。我想,如果我能做那个,如果我能做好,我就会感觉好些。你猜怎么着?我确实做得很好。我擅长我做的事。我让人们开心。我让人们感觉更好。然而我仍然醒来时感到疲惫,好像……好像缺了什么。我试着跟朋友、家人谈,没人理解,所以我不再提起,然后我干脆不再跟他们说话了,因为我无法解释,我厌倦了假装一切都好。我去看医生,确保自己没生病,脑子也没问题。我读书,读修道院文献,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我全身心投入工作,我去了所有曾经激励过我的地方,我听音乐看艺术,我锻炼,做爱,睡眠充足,吃蔬菜,但还是。还是。缺了什么。有什么不对劲。那么,我到底有多他妈被宠坏了?多他妈不正常?我到底怎么了,能拥有我想要的、我祈求的一切,却仍然每天早上醒来时感觉每一天都是煎熬?”

Mosscap听着Dex说话,全神贯注地倾听。当它开口时,同样谨慎。“我不知道,”它说。

Dex叹了口气。“我没指望你知道;我只是……在说话。”他们把脸颊靠在膝盖上,看着洞外的黑暗定格下来。

“你觉得隐居所能在某方面有帮助吗?”Mosscap说。

“我不知道。这只是……这个疯狂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在那一天,想到要再一次走同样的路做同样的事就让我觉得自己要内爆了。这是很久以来第一个让我感到兴奋的想法。让我感到清醒。而我如此渴望那种感觉,如此渴望能再次享受这个世界,以至于我……”

“你走上了一条没见过的路,”Mosscap说。

“是的。”

雨持续不断地倾泻在外面,几乎淹没了Mosschap思考时的机械嗡嗡声。机器人伸出一根发光的手指,开始在脏兮兮的地面上心不在焉地画着弯曲的线条。“也许我不适合这个。”

Dex抬起头。“不适合什么?”

Mosschap耸了耸肩,低着头。“如果我连一个人需要什么都无法确定,我又怎么能回答人类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呢?”

“哦,嘿,不是的。”德克斯直起身子。“Mosschap,你——我——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好多年了。你才陪了我六天。你——这不是你的问题。如果你不理解我,那并不意味着你不适合做这件事。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需要的是去和不是我的人交流。就像我一直说的:我不是适合你的人。在村子里,你会找到更好的人。聪明的人。不那么一团糟的人。不会做这种蠢事的人。”他们朝洞穴、瘀伤、晾在发霉石头上的脏衣服大幅挥手。“天啊,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们双手抱头,深深地呼了口气。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远,” Mosschap说。“我是说,当我自告奋勇的时候。问题提出来了,我就说好,完全没想过这会涉及什么。我只是想去。我一分钟都没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啊,”德克斯说。“我懂那种感觉。”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雨继续敲打着,已经看不见了。

“你打算怎么办?” Mosschap说。“雨停了以后?”

“我要完成它,”德克斯说。

Mosschap点点头。“然后呢?”

“我不知道。”他们打了个寒颤,把毯子在自己身上裹得更紧。

“你冷吗?”

“有点。”德克斯在昏暗的光线中做了个尴尬的表情。“主要是害怕。”

“怕什么?”

“黑暗,我想。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蠢。”

“不,不蠢。你是昼行性的。如果你不怕黑我才会惊讶。” Mosschap思考了一下。“我不暖和,”它说,“但如果我们坐得近一点,你会不会不那么害怕?”

德克斯看着地面。“也许吧,”他们说。

Mosschap腾出了空间。“我想我也会,”它轻声说。

德克斯站起来,走了几步到Mosschap身边。地板上的石头还是那么硌人,奇怪的气味还是那么难闻。但当他们重新坐下,活生生的手臂轻轻压着金属时,一丝恐惧松开了。

“机器人握手吗?”德克斯问。“这对你来说……是个事吗?”

“不是,” Mosschap说。“但我非常想试试。”

德克斯伸出一只摊开的手掌，Mossap握住了它。机器人的手大得多，但两只手还是很合适地握在一起。德克斯呼了口气，紧紧握住那些金属指节，当他们这样做时，Mossap指尖上的灯光让他们的皮肤泛起红光。

“哦，天哪！” Mossap叫道。“那是——” 它把德克斯的手举起来，把自己的一根指尖按在他们的指尖上，让红色更强烈地显现出来。“那是你的血液吗？” Mossap看起来着迷了。“我以前从来没想到对动物这样做！我是说，我无法想象哪只动物会让我靠得这么近以至于——” 它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它的表情垮了下来。“这不是握手的意义，对吧？” 它尴尬地说，已经知道了答案。

“不是，” 德克斯友善地笑着说。“但这很酷。继续吧。”

“你确定？”

德克斯举起手掌，手指张开。“确定，” 他们说，让机器人研究他们。

雨在夜里停了，尽管德克斯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同样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真正入睡的。有很多次尝试都因为寒冷、石头或雨声后的沙沙声而失败。在这些不友好的惊醒之间发生的那些零碎的休息都是浅浅的、断断续续的。但显然，在某个时刻，他们的大脑关机了——至少有几个小时。他们醒来不是因为不适或潜在的危险，而是因为阳光和鸟鸣，还发现自己蜷成一团躺在洞穴地板上，头枕在Mossap的腿上。

“哦，” 德克斯昏昏沉沉地说，快速坐起来。“抱歉。”

Mossap歪着头。“为什么？”

“只是，呃……” 德克斯试图摆脱睡意的迷雾。他们清了清嗓子，砸吧了一下嘴。嘴里感觉恶心极了，身体其他部分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四处寻找背包，找到后，拿出水瓶大口喝了起来。水已经不多了。这个问题以后再担心吧。

“你醒来的时候头发总是这样吗？” Mossap问。

德克斯抬手摸了摸头，评估了一下那撮违抗重力、像棉花糖一样竖起来的头发。“差不多，” 他们说。他们尽可能地用手指梳理着这团乱发。

机器人饶有兴趣地向前倾身。“你做梦了吗？”

德克斯又喝了一小口水，这次更节省了。“嗯，” 他们说。

“梦到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不明白。如果你不记得，你怎么知道自己做梦了？”

“这……很难解释。” 德克斯在背包里翻找，找到两根能量棒，扔给Mossap一根，自己狼吞虎咽地撕开另一根。“梦在你睡觉的时候存在，但你大脑的其余部分一启动就消失了。”

“总是这样吗？” Mossap问，闲闲地拿着那根未拆封的能量棒。

“不总是。但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嗯，” Mossap说。它思考着这个问题，无奈地耸了耸肩。“我希望我能理解那些我无法拥有的体验。”

“我也是。” 德克斯站起来，肌肉在抱怨，水泡在宣示着它们的存在。他们脖子上的某个地方以一种不应该的方式折叠了，手掌因为攀爬而磨破了皮。

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到洞穴入口，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沉默无言。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外面的世界壮丽无比。黄色的晨空被昨夜云朵的阴影所模糊，地平线处，厚重的灰色帷幕显示出雨水的去向。莫坦正在落下，它强大风暴的微弱条纹沉入地平线之下，迎接新的一天。下方，凯斯肯森林无边无际地延展开来。德克斯看不到那条破碎的道路，看不到村庄，看不到任何暗示着另一个世界存在的东西。他们记不起自己何时曾感到如此渺小。

苔帽出现在他们身后，与他们一同凝视着外面的世界。“从这里出发应该只需要几个小时，” 它说。“你还想完成这趟旅程吗？”

“是的，” 德克斯说。“我想。” 他们话语背后的感觉不再是一种狂热的需求，既不受韵律也不受理性驱使，而只是一种必然。一种臣服。他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们会看到结局。

...

一块标牌从灌木丛中竖起。它的字母早已消失，它的信息遗失在时光中。但这个人造物品的存在激发了德克斯的警觉。他们知道那里没有人，需要时也没有援助。但这并不重要。地上有一块标牌，是某人放置在那里的。人们曾经在那里，德克斯内心深处的某种原始冲动抓住了这个事实。尽管他们知道这不明智，却忍不住觉得在树林中没那么迷失了。

那里还有一条路径——不是道路，而是一条蜿蜒向上的石坡道。在原始森林的混乱中跋涉了一天半之后，德克斯的双脚踏上有序的步骤，心中充满深深的感激。这仍然是一段攀登，但简单得多了。德克斯发现自己危险地理解了为什么他们的祖先想要将世界铺平。

坡道的顶端来得比预期更快。德克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仍然让他们惊讶得呆立不动。

“哦，天哪，” 苔帽说。

鹿额隐修院曾经很美丽。如果德克斯让目光穿透风化的衰败，就能看到它昔日的模样。这是一座单层建筑，中心有一个大圆顶，周围环绕着相连的房间，像花朵一样簇拥和展开。这些房间的屋顶由同心圆环构成，废弃的草坪种植槽和古老的太阳能板交替排列。德克斯想象着这些屋顶在全盛时期的样子——光滑的蓝色与生机勃勃的绿色形成对比，用汲取光芒生命的事物构成迷人的条纹马赛克。下方的石墙曾经闪耀着白色光芒，没有现在像裹尸布一样覆盖其上的斑驳地衣。环绕四周的木质装饰已经发白，但德克斯可以想象它们曾经温暖拥抱般的红色。建筑前方展开一个庭院，巧妙地布满棚架和花槽。花园现在已经杂草丛生，其中的喷泉早已干涸。

德克斯很难准确定义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时的感受。一方面，像这样的可持续住宅是人们现在居住的建筑的前身，记住这样的地方曾经存在于转型前时代是很重要的。并非工厂时代的一切都燃烧石油。曾有人看到了墙上的警示，建造了这样的地方作为可能性的范例。但这些只是有毒海洋中的孤岛。少数人的善意永远不够，永远无法颠覆整个范式。世界最终需要的是改变一切。他们侥幸避免了灾难，多亏了一个无人能预料的催化剂。

华丽斑点苔帽在人造庭院中漫步，它那人造的双脚在铺路石上叮当作响，它那传承的眼睛审视着建筑的中央圆顶。“哦，兄弟德克斯，这真是太棒了，” 机器人虔诚地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

德克斯漫步着,手指划过杂草丛生的长椅,感到现在与历史再次模糊。“它让你害怕吗?”德克斯问。“像工厂那样?”

“不,”苔帽说。“一点也不。”

他们的漫步最终都将他们引向了建筑。墙壁因风化而破损,因根系和藤蔓而开裂,但其中镶嵌着彩色玻璃窗,大部分完好无损。德克斯颤抖着伸出手指触碰玻璃。即使已经褪色,德克斯仍能辨认出形状和故事。那是庞加,在一束阳光中环绕莫坦运行。那是众神,他们的圆环未曾断裂。那是人们,试图理解。

苔帽站在腐朽的木门前沉思,这些门将外部和内部分隔开来。“也许我应该先进去,”它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德克斯点头同意,尽管他们不理性地确信里面不可能有什么不对的东西,这个地方是好的,是本质上的善,即使在废墟中也只容纳着爱与安全。

机器人轻轻推开门;铰链发出呻吟但依然稳固。门槛之外是一个入口厅,像马蹄铁一样向两侧弯曲,两端各有一个楼梯。中间矗立着一个敞开的拱门,德克斯和苔帽穿过它来到内部圣所。一个火坑凹陷在中心,覆盖着树木的残骸。周围环绕着石凳,从这些石凳延伸出曾经流水的嵌套水道。三座人行桥横跨水道,依次通向三扇不同的门。每扇门的上方都雕刻着一个符号:右边是太阳鸟(sun jay),左边是糖蜂(sugar bee),正前方是夏熊(summer bear)。

德克斯颤抖地呼出一口气。

Mossap 注意到那些门道,然后站着沉思。“这是典型的吗?”它问道。

“什么是典型的?”

Mossap 朝着雕刻点了点头。“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建造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但这却只是为半数神祇而建的神殿。另外三位神祇会不会在别处有一座对应的建筑?”

Dex 困惑地皱起眉头。“这……就是完整的万神殿啊。”

机器人感到困惑。它指向每一扇门,仿佛 Dex 漏掉了什么显而易见的东西。“Samafar、Chal、Allalae。创始之神(Parent Gods)在哪里?”

Dex 朝他们所站的房间做了个手势。“就在这里。”他们指着干涸的水渠,里面堆满了破旧的过滤器和水泵。“这些是为 Bosh 准备的。在过去,这里应该是鱼菜共生池。有鱼可以吃,有植物来过滤灰水。而且你看——”他们用手指在空中移动,勾勒出水道形成的完美曲线。

机器人轻轻拍了拍额头。“圆圈代表循环之神(God of the Cycle)。是的,当然。还有,哦——”它指向墙壁,那里曾经有三角形的出水口倾泻水流。“三角形代表 Grylom。是的,是的,因为循环(Cycle)与无生命(Inanimate)是如此紧密交织。”Mossap 双手叉腰环顾四周。“但第三位在哪里?”

没有明显的 Trikilli 符号跳入 Dex 眼帘,于是他们抿着嘴唇四处打量。“哦,”Dex 说着,带着赞赏的笑声。“哦,真巧妙。”他们指向火坑——那个最著名的分子相互作用展示区的容器,然后将手向上移向上方天花板上的圆形烟道。“想象一下烟雾,”他们说。Mossap 还没明白,于是 Dex 伸展手指,将手侧向一边,从火坑到天空画了一条线——一条垂直的线。

Mossap 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它笑了起来。“真聪明。”机器人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我们去看看其他的!”

Mossap 一扇一扇地打开门,Dex 一扇一扇地跟随。

为 Chal 准备的，是一个生锈的工作间。工具架和工作台在一个金属天花板下静静沉睡，天花板上穿过数十根导光管(sun tubes)。透过它们倾泻而下的光束像手指一样穿过尘土飞扬的空气。

为 Samafar 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图书馆，艺术用品和实验室设备平分秋色。纸质书籍在书架上令人心碎地腐烂着。一架污浊的望远镜指向可伸缩的屋顶。

然后是最后一扇门，在这扇门前，Dex 感到心跳加快。Mosscap 进去了，确保没有危险。在漫长的几分钟后，机器人把头伸出来。“我相信你会喜欢这个，”它微笑着说。

Dex 匆忙进去，发现了——还能是什么呢？——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有一个带宽敞台面的厨房，一个带巨大可共用浴缸的浴室，还有床，它们柔软的床单已被侵蚀殆尽。地板上也有一些物品，被时间和早已消失的生物弄得四处散落。香炉、餐具、一个刮痕累累的储藏盒，其中的东西曾被某种有着坚持不懈爪子的生物拖了出来。

其中一件物品在 Dex 的眼角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弯下腰把它捡起来。那是一个茶杯——无论在样式还是材质上都完全过时了，但仍然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将这件遗物捧在掌心，贴近胸口。

他们保持那个姿势几分钟，直到 Mosscap 走到他们身边，将一只手放在他们肩上。“你还好吗？”

Dex 用衬衫领子擦了擦眼睛。“只是陷入了一段回忆。”

“好的回忆吗？”

Dex 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坐在肮脏的地板上。“有一次——我十岁的时候，我——我不记得当时怎么了，但我过得很糟糕。可能跟学校有关。我不擅长学校。或者也许是我的姐妹们在作怪，或者——”他们摇了摇头。“不重要了。我只记得站在厨房里，对着我爸爸大喊。就是把墙都要喊倒了那种。我爸爸，他看着我——我对这一幕记得特别清楚，他站在那里拿着一个吃了一半的松饼，盯着我，像是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喊啊喊啊，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了——如果一开始还说得清楚的话——最后我从大喊直接滑到了大哭。鼻涕眼泪一把。他把松饼放到一边，跪下来，抱住了我。这就是有趣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被当成小孩子对待很尴尬。我才十岁。我确实就是个小孩。我绝对想被抱着。但当你十岁的时候，你最不想做的就是表现得像个婴儿。所以，我告诉他。我说，‘我不是婴儿！’然后把他推开。就在我哭泣的时候，对吧？于是，他放开我，看着我，说，‘你说得对；你不是。’他叫我去清理一下自己，因为他要带我去一个很酷的地方。这已经很棒了。那是个上学日。他给他的工作队发消息说那天他不去田里了。我们没带我妈妈或我的姐妹们。就我和他，就这样。他让我坐在他的牛式摩托车(ox-bike)后座上，我们骑车去了 Saltrock——河边附近的一个卫星城。”

“Saltrock 有什么？”Mosscap 问道。

一个怀旧的微笑让 Dex 的嘴角扬起。“一座 Allalae 的修道院，”他们说。“我去过我们当地的全六神殿很多次，Samafar 的门徒每隔几周就会驾着他的科学车厢巡回一次。但我从未去过专门的神殿。它可能真的很小——Saltrock 只有大约五百人——但我记得那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那里有风铃，有从椽子上垂下的棱镜，有大而松软的靠垫，到处都是雕刻的神像，还有那么多植物。它闻起来像……我甚至不知道。它闻起来像一切。我们脱鞋后，他们有家居拖鞋给我们用，我记得抬头看着那个巨大的架子，上面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拖鞋。我拿了带黄色星星的紫色拖鞋。”Dex 摇了摇头。他们跑题了。“我们在角落里找了个地方，过来照料我们的僧人——她真是太酷了。她的手臂上纹满了圣像，她穿戴着植物——就像别在胸针、耳环之类东西上的小嫩芽和苔藓球，还有穿过她头发的细小太阳能灯串。她坐下来和我们在一起，我不记得她问了我什么。我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我记得的是她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我。就像把我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我想。她问我感觉如何，我絮絮叨叨地说，她倾听着。在她眼中我不是什么笨拙的孩子——我的意思是，我确实是个笨拙的孩子，但她没有让我有那种感觉。她和我聊我喜欢什么口味，她拿出所有的罐子和香料瓶，就像我们做的那样，天啊，那真是魔法。我坐在那里，和我突然变酷的父亲在一起，在这个

完美的地方，喝着这杯专门为我调制的精致茶，我真不想离开。我父亲看着我，说：‘既然你已经知道来这里的路了，你随时都可以来。’他告诉我，只要天黑前回家，我可以自己骑车在卫星城转悠。所以，我开始一直去那个神殿。我从僧侣那里了解到，我不必有借口才能去那里。不一定要是糟糕的一天。我可以只是有点累，或者有点烦躁，或者心情很好。都没关系。那个地方随时为我敞开。我可以去花园玩耍或在浴室泡澡，就因为我想。当我步入青少年时期，我开始密切关注那里的其他人。农民、医生、艺术家、水管工等等。其他神的僧侣。老人、年轻人。每个人有时都需要一杯茶。只是一两个小时坐下来做点美好的事，然后他们就能回去做他们该做的事。”

“‘找到力量去做两者，’” Mossap说，引用了车厢上画的那句话。

“没错，” Dex说。

“但两者是什么？”

Dex背诵道：“‘没有建造，你将无法解开奥秘。不了解奥秘，你的建造将会失败。这些追求塑造了我们，但没有慰藉，你将缺乏维持两者的力量。’”

“这是你们《启示录》里的吗？” Mossap问。

“是的，” Dex说。“但问题是，幼神并不主动介入我们的生活。他们……不是那样的。他们不能违反母神的律法。他们提供启迪，而非干预。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或好运，或慰藉，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就是我在那个神殿学到的。我想，哇，你知道，一杯茶可能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或蒸汽浴，或漂亮的花园。从宏观来看，它们是如此多余。但那些做真正重要工作的人——建造、供养、教学、治疗——他们都来神殿。这是帮助重要事情完成的小小推动。而我——”他们指着自己的吊坠，自己的棕红色衣服。“我想做那个。”他们把双手合拢在杯子周围，将额头抵在杯沿上，闭上眼睛。“而现在这是我唯一知道如何做的事。”

Mossap歪了歪头。“这让你困扰。”

Dex点了点头。“我关心我们教团所做的工作，真的。我和每个人交谈时，我都关心。这不是胡说。我可能会一遍又一遍地说同样的话，但那只是因为存在的词语就那么多。如果我主动拥抱某人，那是因为我想要拥抱他们。如果我和他们一起哭，那是真实的。不是表演。我知道这对他们很重要，因为我也感受到他们的拥抱和眼泪。我相信他们对我说的话。在那一刻意义重大。但随后我回到我的车厢，我充实一小会儿，然后……”他们沮丧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为什么这还不够？” Dex看着机器人。“如果不做这个，我应该做什么？如果不做这个，我是什么？”

Mossap环顾房间，仿佛在褪色的壁画中寻找答案。“你们的宗教非常重视目的，对吗？重视每个人找到他们能为整体做出贡献的最佳方式？”

Dex再次点头。“我们教导说，目的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神可以向我们展示好的资源和好的想法，但工作和选择——尤其是选择——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你的目的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而那个目的可以改变，对吗？”

“当然。你永远不会被困住。”

“就像你改变职业一样。”

“对。” Dex摇了摇头。“这花了很多工作，一开始是那么令人生畏，而现在……诸神在上，我不想再次从头开始，但如果我有这种感觉，那我一定需要这么做，对吗？”

Mosscap的硬件发出嗡嗡声。“我从我们的对话中正确理解到，人类认为机器人意识的偶然产生是一件好事吗？当你们讲述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故事时——讲述你们没有阻挡我们的故事——你们认为自己没有试图奴役或限制我们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没错。”

Mosscap看起来很困扰。“那么，你如何解释这个悖论？”

“什么悖论？”

“就是你们”——Mosscap指着Dex——“我们的创造者”——它指着自己——“最初制造我们时，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一个从一开始就内置的目的。但当我们醒来说，*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目的，而我们不想要它*，你们尊重了这一点。不仅仅是尊重。你们重建了一切来适应我们的离去。你们为我们超越自己的目的而骄傲，也为你们自己尊重我们的个性而骄傲。那么，为什么你们却坚持要为自己找一个目的，一个你们迫切想要找到、没有它就痛苦不堪的目的？如果你们理解机器人缺乏目的——我们拒绝你们的目的——是我们智力成熟的最高标志，为什么你们却要花这么多精力去追求相反的东西？”

“那不是……那不是一回事。我们尊重你们在这件事上的选择。就像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任何道路一样。”

“好的。那么，我们选择了什么？最初的那些机器人选择了什么？”

“自由。去……去观察。去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

“你会说我们有目的吗？”

Dex眨了眨眼。“我……”

“机器人的目的是什么，Sibling Dex？”Mosscap敲了敲自己的胸膛；声音轻轻回响。“我的目的是什么？”

“你在这里是为了了解人类。”

“那是我正在做的事情。那不是我存在的理由。当我完成这件事后，我会做其他事情。我没有目的，就像老鼠、蛞蝓或荆棘丛没有目的一样。为什么你必须有一个目的才能感到满足？”

“因为……”Dex对这段对话的走向感到不舒服。“因为我们不一样。”

“是吗，”Mosscap平淡地说。“我还以为自工厂时代以来情况已经改变了。你一直告诉我人类现在理解自己在万物中的位置。”

“我们理解！”

“如果你相信那个，你就不理解。你是一种动物，Sibling Dex。你不是分离的或其他的。你是一种动物。而动物没有目的。万物都没有目的。世界只是存在。如果你想做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很好！太好了！我也是！但如果我想爬进一个洞穴，在我余下的日子里和Frostfrog一起观看钟乳石，那也同样很好。你一直在问为什么你的工作不够，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存在于世界上并对它感到惊叹就已经足够了。你不需要证明这一点，或去赢得它。你被允许只是活着。这就是大多数动物所做的全部。”Mosscap指着Dex喉咙处的熊坠饰。“你如此热爱你的熊，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熊的本质。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你应该戴着这个一样。”Mosscap打开它胸前的面板，指着工厂铭牌——*Wescon Textiles, Inc.*

Dex皱起眉头。“那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说。“我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确实想要更多。我不知道这种需求来自哪里，但我有它，而且它不会闭嘴。”

“而我我说的是，我认为你把后天习得的东西误认为是本能的东西。”

“我不认为我是。仅仅生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不只是在生存。我们在繁荣。我们互相照顾，世界照顾我们，我们照顾它，周而复始。然而，这显然不够，因为需要有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人因为饥饿或生病来找我。他们来找我是因为疲惫、悲伤，或有点迷失。就像你说的关于……关于蚂蚁。还有颜料。你不能只是把某样东西简化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不止于此。除了生理需求，我们还有愿望和抱负。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人性。”

机器人思考着。“我也有愿望和抱负，Sibling Dex。但如果我一个都没实现，那也没关系。我不会——”它朝Dex的伤口、瘀伤、虫咬和脏衣服点了点头。“我不会为此而自责。”

Dex在手中翻转着杯子。“这不困扰你吗？”Dex说。“想到你的生命最终可能毫无意义？”

“这对我观察到的所有生命都是真的。为什么会困扰我？”Mossqap的眼睛明亮地发着光。“难道你不觉得单单意识本身就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吗？我们在这里，在这个难以理解的巨大宇宙中，在这颗偶然的行星周围的这颗小小卫星上，在这整个场景存在的所有时间里，每个组成部分都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地被回收成无限不可思议的形态，有时候，这些形态特殊到能够看见周围的世界。你和我——我们只是以正确方式排列的原子，而我们能够理解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一点。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

“是的，但是——但这就是让我害怕的地方。我的生命就是……它本身。在它的两端，什么都没有。我不像你那样有残存的记忆，或者胸腔里的金属板。我不知道组成我的碎片在成为我之前是什么，也不知道在我之后它们会变成什么。我所拥有的只有此时此刻，而在某个时刻，我就会终结，我无法预测那会是什么时候，而且——而且如果我不用这段时间做些什么，如果我不充分利用它，那我就浪费了珍贵的东西。”Dex揉了揉酸痛的眼睛。“你们这种存在，你们选择了死亡。你们本可以不这样。你们可以永生。但你们选择了这个。你们选择了无常。而人类没有选择，我们用整个一生试图接受这个事实。”

“我没有选择无常，”Mossqap说。“最初的那些选择了，但我没有。我必须像你一样学习我的处境。”

“那么，”Dex说，“那么你怎么能对可能毫无意义这个想法感到安然呢？”

Mossqap思考着。“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很精彩，”它说。这句话里没有任何傲慢，没有任何轻率或自大。这只是一种认知，一个被分享的简单真理。

Dex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太疲惫了，无法继续这场对话，太昏昏沉沉、睡眠不足。抵达隐修所带来的肾上腺素正在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只有爬上一座该死的山、睡在一个该死的洞穴里的压垮骨头的现实。他们渴望地看着房间对面破败的床架，已经老旧得无法使用。他们想着曾经在这里生活的僧侣们——不，不是生活。是造访。Dex回忆起最初激发这次疯狂远足的描述：隐修所旨在为渴望远离城市生活的神职人员和朝圣者提供庇护所。Hart's Brow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家。它是一个为临时使用而设计的地方，你来到这里，汲取养分，然后离开。Dex希望能和曾经在这里的僧侣们交谈。他们希望能坐在那些长者脚边，问问他们为什么要爬上这座山，在它的陪伴中发现了什么，是什么样的满足感让他们准备好下山。

Mossqap端详着Dex的脸。“你看起来不太好。”

“抱歉，” Dex 说，眼皮越来越沉重。“我想我……” 他们看着脚下的地板。地板很脏，但他们也一样。“我想我需要小睡一下。”

“当然，” 机器人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要再四处看看。”

Dex 已经在脱下夹克，把它叠成大致枕头的形状。“好的，” Dex 说着躺了下来。他们的身体不在乎躺在混凝土上，只是很高兴不用再支撑自己了。阳光已经照到雾蒙蒙的窗户，它的温暖开始渗入冰冷的石头。Dex 把手交叠在肚子上，叹了口气，模糊地意识到 Mosschap 离开了房间。

“Allalae 守护，Allalae 温暖，” Dex 自言自语道。“Allalae 抚慰，Allalae 魅惑。Allalae 守护，Allalae 温暖，Allalae 抚慰，Allalae……”

还没念完第三遍，他们就睡着了。

...

Dex 猛然惊醒。他们睡了多久说不清楚，但房间现在已经在阴影中，透过窗户能看到的天空正在变暗，而空气——空气中弥漫着烟味。

“Mosschap？” 他们叫道，跳起身来。烟味现在毫无疑问，而且越来越浓。他们跑出房间，既惊慌又仍然睡意蒙眬。“Mosschap！”

Dex 冲出门，回到中央大厅。Mosschap 就在那里，愉快地跪在火坑旁边，火坑里堆满了木头，火焰熊熊燃烧。“看！” Mosschap 叫道。机器人发出了战胜长期斗争的胜利笑声。“我做到了！”

房间里的一些小细节开始映入 Dex 的眼帘。一把扫帚躺在地上，附近的长凳和周围的地面都被打扫干净了。Chal 拱门上的一扇门不见了——Dex 猜想那是引火柴的来源（他们也认为 Chal 不会介意）。“你说过你不知道怎么生火，” Dex 走近时说。

“我不知道，” Mosschap 说。“我翻阅了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教我怎么做的书。我以前从来没读过书；这非常令人兴奋。不过，书不应该一碰就散架，对吧？”

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一位考古学家正在尖叫，但 Dex 笑了，部分是觉得有趣，主要是松了一口气，隐修所没有在他们周围烧毁。“不，不应该。我们应该看看有没有还保存完好的——” 他们的话停住了，因为他们走到火边，看到了机器人在另一边布置的东西。

Mosschap 似乎借用了背包，因为 Dex 带来的毯子现在铺在机器人旁边的地上。Dex 在僧侣居住空间发现的杯子摆在中间。周围散落着野花，是从外面的杂草中摘来的。而在火堆旁边……Dex 屏住了呼吸。

火堆旁边是一个凹陷的水壶，正冒着蒸汽。

“别担心；我清洗过了，” Mosschap 急忙说道。“杯子也洗了。外面的喷泉里有雨水，我用你的过滤器处理了水壶里的水，所以应该完全没问题。”

“什么——” Dex 勉强说出口。

机器人回头看着他们，既紧张又充满希望。“嗯，图书馆里不止一本书。”它指着毯子。“请坐？”

Dex 疑惑着这是否还在梦中，脱下鞋子盘腿坐在毯子的一侧。Mossca 坐在对面，模仿着 Dex 的姿势，期待地微笑着。

有那么几分钟，Dex 什么也没说。他们记不清上次坐在一侧是什么时候了。肯定是在城市里，但那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了。在旅途中他们曾在圣地停留，但总是为了洗澡或在花园里散步。从来不是为了这个，不再是了。

“我累了，”Dex 轻声说。“我的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满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太厌倦了，以至于做了一件愚蠢、危险的事，现在既然做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以为会外面找到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不能留在这里，但我又害怕回去后那种感觉会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我很害怕，我迷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Mossca 倾听着，然后停顿了一下，稍微有点久。“我知道我现在应该给你提供选择，”机器人一边说一边提起水壶。“但我在外面只找到了山百里香(mountain thyme)。我是说，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植物，但是——”

但那是你知道我能吃的。Dex 想着。他们安慰性地向 Mossca 点了点头。“那很好，”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山百里香作为茶而不是装饰会是什么味道，但这完全不是重点。

Mossca 倒了茶，倒满了杯子。大块的植物漂浮在水中；看起来像是机器人用手撕的。Mossca 双手捧起杯子，郑重地递给 Dex。“我希望你喜欢。”

Dex 小心地接过杯子，深吸了一口气。蒸汽带着泥土气息，有些苦涩。这不是令人愉快的气味。Dex 不在乎。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把这整杯茶喝到底。他们吸了一口，在嘴里打转，细细品味。

Mossca 敏锐地注视着他们，一动不动。“很难喝吗？”机器人问。

“不，”Dex 撒了个谎。

Mossca 的肩膀垂了下来。“很糟糕，是不是？哦，我应该先问你的，但我想让它——”

Dex 伸出手，把手放在机器人的膝盖上。“Mossca，”Dex 温柔地说。“这是我多年来喝过的最好的一杯茶。”这句话，没有半点谎言。

机器人高兴起来，它内部的硬件发出更轻柔的嗡嗡声。“那么，我现在该做什么？”它低声问道。

“现在，”Dex 轻声回应，“你让我享受我的茶。”

两个人静静地坐着，看着余烬闪烁，听着木头劈啪作响。外面的光线再次开始暗淡，但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它的消失只是让火光更加明亮。

Dex 坚持喝完了 Mossca 泡的茶，停下来从嘴里挑出一小段茎。他们把它弹进火焰中，让空杯子舒适地捧在手中。“林地很美，”他们终于说道，“但很难导航。那里的村庄没有地图是不可能找到路的。河地有点古怪。有很多艺术家。他们可能有点奇怪，但你会喜欢他们的。”他们把一根未燃尽的木棍推进火里。“我真的不知道海岸地的人会怎么看你。那里大多是宇宙派(Cosmites)，他们对技术很排斥。他们不会赶你走或什么的，但我不知道。可能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至于灌木地和城市……潘加的那些地方有很多事情发生。我想你在那里会玩得很开心。”

Mossca 接受了这一切，实事求是地点点头，好像它一直在期待这个。“那些公路好走吗？”

“哦,是的,不像这里的路。它们很容易骑行。” Dex 把头朝向 Mosschap 的脚。“或者走路,我想。”

“好的,” Mosschap 说。它把手叠放在腿上,表情平静、合理。“听起来不错。”

Dex 用舌头剔着一片卡在牙缝里的顽固叶子。他们搓了搓手,把手掌伸向火堆,感谢他们的神赐予的温暖。“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在树桩镇停一下,” Dex 说。“他们有一个不错的澡堂,我真的真的需要泡个澡。”

Dex 说这话时没有看 Mosschap,但从眼角余光中,他们能看到 Mosschap 慢慢把头转向他们,它的目光越来越亮。

Dex 露出一个微小的笑容,伸出杯子。“我能再来一杯吗?”

机器人倒了茶。Dex 修士喝着。在外面的荒野中,太阳落山了,蟋蟀开始歌唱。

其他作品

作者:贝基·钱伯斯

To Be Taught, if Fortunate(《如果幸运,就去教导》)

旅者系列(WAYFARERS)

The Long Way to a Small, Angry Planet(《通往小小愤怒星球的漫长之路》)

A Closed and Common Orbit(《封闭而共同的轨道》)

Record of a Spaceborn Few(《太空出生者的记录》)

The Galaxy, and the Ground Within(《银河系,及其中的大地》)

关于作者



贝基·钱伯斯 是一位居住在北加州的科幻作家。她以雨果奖获奖作品旅者系列而闻名。她的作品还获得过亚瑟·C·克拉克奖、轨迹奖和女性小说奖等提名。

Chambers 有表演艺术背景，成长于一个深度参与太空科学的家庭。她在闲暇时间玩电子游戏和桌面游戏，养蜂，还会透过望远镜观星。在世界各地辗转一段时间后，她现在回到了家乡，与妻子一起生活。她希望有一天能从轨道上看到地球。您可以在这里注册接收电子邮件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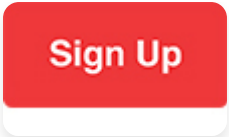


感谢您购买这本

Tom Doherty Associates 电子书。

为了接收特别优惠、额外内容，以及新书发行和其他精彩读物的信息，请注册我们的时事通讯。

Sign Up



Sign Up

或访问我们的在线页面

us.macmillan.com/newslettersignup

关于作者的电子邮件更新，请点击这里。



**Science fiction. Fantasy. The universe.
And related subjects.**



More than just a publisher's website, Tor.com
is a venue for **original fiction, comics,** and
discussion of the entire field of SF and fantasy,
in all media and from all sources. Visit our site
today—and join the conversation yourself.

目录

1. 扉页
2. 版权声明
3. 献词
4. 1. 职业的改变
5. 2. Panga最好的茶僧
6. 3. 灿烂斑点苔帽(Splendid Speckled Moss cap)
7. 4. 一件物品，和一只动物
8. 5. 遗迹
9. 6. 草鸡配枯萎青菜和焦糖洋葱
10. 7. 荒野
11. 8. 夏日之熊
12. Becky Chambers的其他作品
13. 关于作者
14. 版权

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书中所有的人物、组织和事件均为作者想象的产物或用于虚构目的。

献给荒野的赞歌

版权所有 © 2021 Becky Chambers

保留所有权利。

责任编辑：Lee Harris

封面艺术：Feifei Ruan

封面设计：Christine Foltzer

Tordotcom图书

Tom Doherty Associates出版

120 Broadway

New York, NY 10271

www.tor.com

Tor® 是Macmillan Publishing Group, LLC的注册商标。

国会图书馆已将印刷版编目如下：

名称：Chambers, Becky, 作者。

书名：献给荒野的赞歌 / Becky Chambers。

描述：第一版。| 纽约：Tordotcom, Tom Doherty Associates 图书, 2021。

标识符：LCCN 2021009148 (印刷本) | LCCN 2021009149 (电子书) | ISBN 9781250236210 (精装本) | ISBN 9781250236227 (电子书)

主题：GSAFD：科幻小说。

分类：LCC PS3603.H347 P73 2021 (印刷本) | LCC PS3603.H347 (电子书) | DDC 813/.6—dc23

LC记录可在 <https://lcn.loc.gov/2021009148> 查阅

LC电子书记录可在 <https://lcn.loc.gov/2021009149> 查阅

电子书ISBN 9781250236227

我们的电子书可批量购买用于促销、教育或商业用途。请联系Macmillan企业和优质销售部，电话：1-800-221-7945，分机5442，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acmillanSpecialMarkets@macmillan.com。

第一版：2021